

昔來後

蕭汶貝劉

自序

民國三十一年冬，我寫完了後來者，恰好中央文化協會在徵求國內優良劇本，我便懷着投石落海的心情，把它寄了出去。翌年一月，發現許多地方，尙待修改，函請將原稿退回，未獲答覆；同年十一月，得到獲第二獎的通知，乃抄錄修正意見，寄請代爲更正，本年四月間，原稿及審查證都寄來了。

因爲職業的關係，我不能在日間執筆；這不成樣的稿子，是在深夜裏，燃着熱病般的激情，一行一行地寫下的。今天，我讓它同讀者見面，像一個憔悴的礦工，拿他挖掘出來的東西，從地底下走向一片青天，藉它的光，判斷是黃金還是砂土！

初稿時，得施鰲存先生諸多指正，不勝謝忱；柳子明師，以溫愛的態度賜給我可貴的寫作環境與心情，感念尤深！

三十三年·八月

91508

後來者（三幕劇）

劉貝汶

時：抗戰中的一個秋天

地：淪陷區某商埠

第一幕

一個晴朗的午後

第二幕

第二日

第三幕

第三日

人物：

山本顯四(不出場)

偽維持會會長

四十六歲

魏鼎銘

其秘書

三十歲

李麗青

魏的姨太太

二十四歲

張景芬

偽公安局長

四十一歲

姚鳳駒

其妻

四十二歲

史銀

其女

十二歲

姚玉玲

有名望的紳士

四十八歲

史南

其子

二十二歲

史德望

其女

十九歲

二珠

其子女

十三歲

天鹿

史南次子

八歲(至十歲)

寶寶

史南三子

六歲(至八歲)

馬鹿平

偽軍法處監獄看守長

警佐

獄警

黑便衣人

女
跟人

第一幕

第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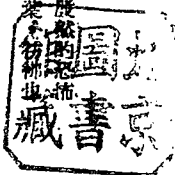
（史南家的一間耳房。右邊，一個門通外面，朝裏兩尺處開着一個窗。左邊，靠壁立着一隻書櫥，出來是兩張直背椅，夾着一張茶几。中間，右方有一個偏門，踏出一步，是一個園圃，算是後門。）園裏頭種着蔬菜，花卉，以及繁茂的葡萄。）左邊，垂着一扇門簾，掀進去，看見一條曲廊，通內室。廊那邊另有門通葡萄園，但看不見。正中，兩扇玻璃窗，窗前排着一張方桌，桌邊圍着圓凳。近室中更有兩隻高矮不等的小凳，是給孩子們坐的。

幕啓時，舞台空落，投入觀眾眼簾的是玻璃窗外一片飄蕩秀盛的葡萄花，淡白淡紅的花朵開在綠葉上，襯着背後藍玉似的，透明的天空，映成一派鮮明，一派慘爛。後頭，圍牆上，一隻鳥兒，伸直着頸子，忽時時地叫一陣，像吐下一串明珠，又張開翅膀，高高飛走了。——一切寂然！但是，那（園結的）靜穆，那明美，與外界的一切，是那些熾然的

不同！那種絕對的、極端的差異，產生出一種股股熱烈的、象刑場的春草，獄旁的鮮花，這美麗的葡萄花朵，象微着一種殉難，一種慘酷，一種滅亡！

片刻過去。那邊突然掠進來幾道笑聲，天真無邪的，像葡萄花一般明潔的笑聲。

史德屏（十九歲，正交着朝華一般的年齡，生命迎着雲彩，黃金的前程在脚下展開。但侵略者的鐵騎，疾馳過來，把一切踏成粉碎！城池給霸佔了，同胞給殺戮了，學校，（年青人的樂園）給摧毀了。這殘酷的現實，恰如一爐烈火，把這女郎投進去冶鍊，青春的幻夢，青春的憧憬，宛如一葉秋蟬的翼翅，閃地燒淨，剩下的，是一顆堅貞的心，心中沒有別的，惟有被踐踏者的血了。她忍受，她掙扎，她生活，像一個飽經世故的，三十歲的女人。最近，她的母親在憂患中逝世了，她沒有遲疑，不敢遲疑，接起死者放下的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現在，從葡萄園那邊，她輕身走入，停在後門邊，轉身向後）看！那一個跑得快，那一個跑第二！（走入，手中拿着顫動的鮮花。）



天路 (剎那後，撥開布簾入，跳活) 我快！哈哈。我第一！

二珠 (同時，由後門入) 我先到，姐姐，我第一！

鹿 哇！你第一！(指自己鼻子) 從天上下來的鹿，會輸給

你這個二姐！

珠 我明明先從這洞(指手)門進來。

鹿 (索性走去，把布簾掀起) 我比你更先從這個門進來。

(走回) 姐姐看見的。

寶寶 (搖擺地從布簾邊走進，直趨鹿屏) 姐姐，來，花！

屏 哦，寶寶本事，寶寶第一！(給花) 這一束最好看！

鹿 啊？(跳過去) 給他？

珠 (也驚訝) 哪！(伸手) 這束花是我的。

屏 別忙！(支開他們) 我問，那一個先到？

珠 我先到。

鹿 (往前一邁，我字特別大聲) 我先到！

屏 (對那聲勢滔滔的) 天鹿你說你先到？

鹿 先到！

屏 噢！是誰先從我手裏拿過花的？

鹿 姐姐沒說要從手裏拿花，姐姐說誰先到廳裏。

哦，你呆呆地站在廳裏，難道花會自己跑到你的手裏去

？(對方語塞俯身) 寶寶拿半，別教哥哥搶了！

(望望天鹿，勝利地) 這花是我的。

(圓眼鼓嘴) 不公平！不公平！(偏着身子走開)

(分着兩束較少的花) 二珠，這是你的。(走近天鹿)

哪，別旁叨，這個拿去！

(頭一搖，嗤一嘍) 那個我不要！

怎麼？這不好？！——拿！

(把花撥開，頓足走一步) 誰要你的！

(覺得要出岔子) 唔，弟弟不聽話啦！弟弟怎麼不聽姐

姐的話呢？(給花，對方不受) 你再不拿？你這個不要

姐姐的花哪！……姐姐要生氣了，拿呀！

(接花，但眼眶已紅，一團眼淚)

是姐姐不對了，寶寶年紀小，不懂事，(替他拭淚) 哥

哥要讓讓，那一個哥哥不讓弟弟的呀！

鹿 (突然，真心誠意的) 我這個也給寶寶吧！

屏 那不必，姐姐給你麼，就是你的了。——你看，你的額

葉又這麼亂哪，回頭看看見，要說你不長進，來，我給你梳梳！（牽他到左面椅邊，椅上放着一只淺圓竹筐，筐中排着女紅，就中取出一柄梳子，替他梳髮）

晚（覺得被梳髮，就記起將給他的願）姐姐前天說，過幾天葡萄熟了，要給我吃的？

屏：自然給弟弟吃的。

晚（一下高興起來，就要出點兒力）姐姐，我才將看見一隻虫兒，飛到葡萄架上去，我想又是去咬葡萄葉子的，我去捉來。

屏：好的，就去捉吧！（放開他）

晚（半跳着後退，面向姐姐）我先把我的花，插到葫蘆裏，再拿拿捕虫網兒。（自左入）

寶（走來）姐姐，葡萄熟了，要給二哥吃的？

屏：也給寶寶吃呀！

寶（姐姐，還過幾天葡萄才熟？

屏：過幾天？——哦，過了中秋節，也就熟了。（爲二珠的神態所吸引）二珠，你累哪！

珠（搖頭）不累！

屏：跑兩步，你就氣喘了！

珠（抖擻）不！（覺得要做件事來證明）姐姐，我來把花插到花瓶裏。（方桌上有個花瓶，她走去）你看，瓶兒空着哪！

屏：寶寶，你的花也該二姐插在花瓶裏，不會枯死，好不好？

寶：好。（叫着）二姐！

珠：哪，就來。（插好花轉來，取過寶寶手中的花，掣着插動幾下，花裏媳娘擺動，頭影顛紗。）這束花真好看呀！

屏（當二珠返身走去的時候，望那花瓶微喟）哦，剛把月來，這瓶子第一次有花！……二珠你病了，沒有來插，我呢，可真無心來插了！

珠（插好聽姐姐說，轉臉對她微笑，一隻手仍扶住那花瓶）。

屏（不動地望着）二珠，你的臉色彷彿又轉青了！

珠（沒了笑，默然）

屏（走近勸解她）二珠，你真不能病呵！我們兩人合起來

，抵得半個媽媽。（輕輕撫她的前額）早起，你還說頭昏，現在怎樣？你不去驗驗嗎？

我不給，姐姐！

（出來，肩荷捕蟲網）我去捉蟲兒，我去捉蟲兒！（轉向後門）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出）

寶（當仁不讓）我也去捉蟲兒，姐姐！

別！你反而要把葉子弄壞了。來，姐姐給你比一比羊毛衣。（從竹筐中取起羊毛衣，比寶寶的胸前，）快做，可以開領了！

史南（手持鋤子，自右門入。人樣比年紀要老些。兩頰滿着粗短剛硬的鬚，頭髮則已開始灰白了。瘦削的臉，顯露着堅硬的骨節。埋在雙眉下的眼睛，隱隱發亮，是憔悴與憂痛，在深處燃燒。在一羣沐猴而冠的，無恥的，同類之統治下生活，他忍受着酷烈的屈辱與羞恥。他曾兩次拒絕出任偽職，識與不識的有心人，無不推他，但順民的慘痛與罪責，始終如一個不可抵禦的，鐵面無情的巨人，緊緊抓住他，予他的良心，以永恆的懲治。

屏
楓葉轉紅！——爸又上媽的墳上了！
墳庭裏幾塊石頭給着牛孩子弄塌了，我去補了起來，水溝有點兒淤塞，帶着也把它通了。（沉默，四週一看後）咳，做兒子的年紀大了，就有一身不聽話的本領，你才一轉眼，他就人影兒都不見了！

屏
爸，哥哥前幾天，才跟女兒上媽的墳呢！

南
我那兒是說他不上墳，這有什麼關係！我是說，他不該整天車兒馬兒似的跑！

屏
（同情其父）可不是！哥哥就是有這麼一付怪脾氣，我也還不是早晚跟他提！可是，他都當作耳邊風！回頭，

南
爸再跟他說說，聲調放緊一點兒！

屏
那還有用！（離開原地，含着隱憂）你的哥哥是一個書獃子，心裏沒什麼，口裏却熱刺刺，官武不住，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這一點！（但也無可如何，他坐下，對小女）二珠，今天怎樣啦？

南 這也不希罕，跑一步，學習一步！
實（插入）姐姐，羊毛衣快打好了嗎？

屏 跌了！（一邊坐下，微笑着）女兒吃到十九歲，才來學做一捆牧草！（用臂向身邊的實實一撇）同這輩女兒們一堆，我只能陪笑着，陪着哭。我老提心吊胆，怕的苦毒了他們，委屈了他們。有時候，自己又不知不覺地滾在中間一起鬧，結果就一場糊塗！可是（舒一口氣）日子一天過去，跟他們哭的笑的，也滿三個月了。（靜默。在沉默中站起，向前移動用一種感奮的，靜激的聲音）對了！當女兒覺得心機，應該出來援助。當女兒覺得憂愁，媽就出來安慰。當女兒覺得要踉蹌路，媽就出來指引。（回身，就向其父，顛着頭，左右尋覓）我知道，我分明覺得，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媽都在身邊，媽都在眼前！

南 （在沉默的感動中）不錯，你媽並沒有死，你媽還活在我們的中間！

屏 （轉過半面，微露其眼）我看見媽端方的人樣，我聽見她輕輕的聲音！

南 我還聽見！
屏 聽見什麼？

南 聽見她這口口聲聲地埋怨，埋怨你們的。（微頓）父親

屏 （強烈地看他一眼）爸！

南 她對得起你們。生前，她疼愛你們；死後，她的音容不去，還是疼愛你們！爲着你們的安全，她還在不停地向我抱怨，我沒有一日不見見，我逃避不了！

屏 （懷）爸！（片刻，愉然地）爸提這些事呀？爸可會聽見我的哭聲？背地裏，媽常常哭的！

南 叫你們有這麼一個父親，她當然哭的！

屏 不，媽替爸哭，哭爸的辛苦，哭爸的艱難！

南 （內心憤懣，整過臉）屏兒！

屏 媽對誰都不埋怨，對誰都能原諒，除開，除開，（細聲）除開鬼子！

南 （沒有回轉臉）你說，屏兒，你說你媽原諒我？

屏 媽的心事，都向女兒哭出來了！

南 （仍坐在那裏，低頭）別說了，屏兒！

(溫純大方) 這個分寸，女兒也懂得一點呀！日子都來得沉重，一家五六口，敢是容易打發的！這時候，(左右視，低聲) 外頭不但不靜，風聲浪險，裏裏外外，爸爸都得罪，爸爸都抵當，難得一窩子大小，平安無事，(漸移近其父前) 爸一人在着，就像一間房子，讓兒女們躲在裏頭，免受風吹雨打！

(如受一箭地跳起來) 不要說了，女兒，不要再說了！這是什麼世界！這是什麼地方！(四顧，搜尋地) 我彷彿看見一片大樹林，雲頭出出入入的，全是虎豹豺狼，搖見小動物就撲殺，就吞吃。(胆怯地望自己的家園，低低地) 我結的這個繩網，未免太零落，太無力，他們一按就按進來，一衝就衝進來！(走近其女，俯身，在激動中) 要是你的爸爸做得像一個父親，他就要帶你們到那自由的地方，那兒，我們不是奴隸，是主人！那兒，我們可以自由操作，不愁衣穿，不愁飯吃；那兒，有我們自己的政府，照顧我們，保衛我們；而沒有這邊的(聲抖) 時時刻刻想衝進來，教我們吃我們的野獸！(坐下，返顧轉身，折落地) 可是，現在，現在，這個父

親和教養帶着一羣羊兒，在野獸中間討食。(討食感覺食之意)

屏 (憂滿，不知所以) 爸，這不只女兒一個人，這種人，何止千千萬萬！

南 (憂鬱地笑一下) 千千萬萬！不錯，可不是少數呀！

一鼓兒，(聲漸微，彷彿說給自己聽) 一鼓兒，做了

(打戰) 順民！(俯身，摩挲我的手，良久) 我害怕，

——孩子們長大起來，要，要拷問我的……良——心！

屏 爸，我可想——！

南 想一想什麼，屏兒？

屏 我想，當抗戰勝利，我們的國軍，開到這邊來，我們就

……(遲疑) 就求他們看孩子們的面，原——諒——

我們？

南 這可能嗎？(聲上) 爲着孩子們？還爲着，(驚頭地)

這一角我們苦苦地保留下來的乾淨土地嗎？

屏 還爲着我們的艱難困苦嗎？

南 (失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不該要求祖國的

仁慈，我們做一分，就得担載一分！(驚歎中，後轉身)

天聽與飛蝶爲戲的叫聲，他彎下半身，低低地）資資，我們到園裏去，你的哥哥也在那邊，我們去看葡萄，看葡萄又生了幾顆了！（牽着他，自後門出）

史德堅自右入。

他二十二歲，大學二年級生，家鄉淪陷，在敵僞給予史家的「特殊保護」下，過着囚居的生活。年青人的意志，原如鷹隼，飛翔於天空之中的，現在，他不能不暫時把翼翅收起。但如何衝出這牢籠，是啃他的心，啃他的靈魂的問題。他嬌健，黑瘦，有一付如他父親一般堅硬的骨骼。一雙眼睛澄淨清秀，最像他的妹妹。兩片嘴唇通常扣緊，鎖住滿腔的苦悶與悵鬱。當他爲熱情所苦，他的聲音就顯得斜頸，變聲也隱隱顫動，這表現他那堅強的個性中，也還留着了一份年輕人的激越與稚氣。

堅 準不會失敗，屏，出去一騎，頂少也有一兩件新聞。我

說給你聽。

屏（靜靜地）爸正在說你！

堅 說什麼？

屏 說你整天車兒馬兒似的跑，

堅 爸嚇着要用繩子把我的手脚捆起來？

屏 他並沒有說，要用繩子。

堅 那麼，用腳鍊手拷？再合適不過，我們家是一個頂出色

的牢獄！

屏 你犯不着這麼說呀，哥哥！

堅 我就說過分了？你知道，爸拿着鋤頭走了，我才出去的

。都沒有一刻兒，你們偏說大半天，那爸也出去大半天

了！（覺得有氣）你們老這麼跟我過不去，我那一天那

次在外頭就上兩個鐘頭？我走苦悶到沒有辦法的時候

，才稍稍動幾步的，你們就說我車兒馬兒似的跑！

屏 爸說你的話也是對的，你想——

堅（搶着）你們都是一鼻孔出的氣！

屏 爸是好意——

堅 妹妹也是好意——

屏（一時給他說得默默無言，終於）你知道，這時候外頭

是怎麼個樣子！

堅 噢，我要是不出去，那裏知道外頭是個什麼樣子？

屏 又來！我問你，外頭是個什麼樣子，你都知道了，又來

的？恐怕——

堅（接她的）——下子就抓去槍斃了！

屏（誠懇地）哥哥明知道，外頭不平靜啊！

堅（不理會）我報告新聞給你聽。

屏（把耳朵掩起）我就是不喜歡聽你的新聞！

堅（走開失望地）我們家，就養的這幫不知死活的東西！

屏（放手）你說什麼？

堅我的報告完了。

屏可是，你一句都還沒有說。

堅那麼你要聽？

屏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堅鳥囑老頭兒，你可認得？

屏那個賣鳥兒的？

堅早就不賣鳥兒了。他的鳥兒什麼的，都跟他火飛了。

屏哦！

堅飛了，一鼓兒飛了。就剩下一只老鴿子，跟老頭兒一樣

老，原來是賣不出去的，到底跟老頭兒一息退休了。老

頭兒喂它，逼它，疼它，日子也還過得去，兩個老頭兒

做了好朋友。

屏還有什麼講頭？

堅昨天，「皇軍」在演習，突然打下一只老鴿子。

屏（比他先知道）還不就是那一頭？

堅怪的是老鴿子一完，老頭兒一家也就跟着完了！

屏什麼？

堅原來，鳥囑老頭兒，怕他的老朋友還留着一點兒野性，

不知高低，隨便飛出去兜圈子，就在它的腳上，揀住一

根繩子，拴在什麼地方——

屏哈，這鴿子就是你！

堅（不禁看自己的腳）我可沒有上繩子。可是，繩子又有

什麼用？那老鴿子不是把它掙斷了，飛出去，飛出去

——！

屏（變關地）就飛壞了！

堅算是你說中了，——可是，那鴿子老糊塗，不飛東，不

飛西，偏偏飛到鬼子正在演習的地方，——一槍！它就

落下來了！

屏哦！

堅 說來，打的人也不過是玩兒的。

屏 難道這也值得他注意？

堅 皇軍當然不把一只鴿子放在眼下，可是，一發現它腳上

掛着一根繩子，可就嚇壞了，說那是什麼咒號，是軍用鴿，是游擊隊放來的。

屏 以後？

堅 我找到老頭兒家裏去。老頭兒有個大兒子，嘿！正對！

正着！這傢伙不是游擊隊是誰？三手兩腳，把它架走了！

屏 啊？

堅 架走了，這可就要老頭兒，老婆子的命了，兩口子一齊

擰死去，抱住皇軍不放，老婆子還把皇軍的制服撕破一角呢！嘿，皇軍的制服啦！人家火往一起，把個個愛愛

吊起來，問他倆還要不要兒子，你說一聲要，他鞭子抽一下，再說一聲，又抽一下，老太婆不夠氣，抽一陣子

，一道靈魂就管自找兒子去了。剩下老頭兒，半死不活

屏 (搖頭) 慘！

堅 (稍頓) 還有一件新聞，這是昨天的事，可比烏囑跟他

鴿子轟動得多了，——想來，你也知道的？

屏 (空白) 我不知道，我也不願意聽了，你快別再說！(欲走)

堅 可是，屏！這再不懂是任何個人的事體了。這一來，老百姓們的命運，都要更加悽慘了，你怎麼不知道！你怎麼可以不知道！

屏 (站定，屏息着) 什麼？

堅 (破谷調回東京，山本次官，升正首席顧問了！山本！)

屏 山本！

堅 這痞子好色，好殺，殘酷，狠毒！今天，他大權在握，

我們可真死無當日子了！(沉默，慢慢斂起來) 我知道，這一更動，維持會那些大官小官，沒有一個不在心裏頭

叫苦的。比較地說，磯谷還有幾分政治手腕，碰時會，

還會給你一點兒笑臉看，磯土這冷血的山本，他們可真

(要吃不消了。——可是，這幫無恥的東西，沒能够「吞下黃連裝笑臉」呢！……) 昨天，他們在海濱公園開的所謂市民大會，就是慶祝這位「太上皇帝」上台的。(從柳袋裏拖出一張報紙，唸着) 參加的有各機關，各社團

各學校，共一萬五千人，……演說之後，繼以表演，精采熱烈，萬眾歡呼。（慘白，抑壓着嗓子）沒有這回事，這是（一下把報紙撕破）政類們撒的謊，我們的同胞就是填透了，爛透了，也不會向山太歡呼的。可是，（切齒）這些人也着實可恨，爲什麼要去參加？人家把刀子插在我們的頸子上，爲什麼還要跪下去磕頭！

屏 別說得那麼狠，哥哥！

堅 我就說狠了！

屏 忍恨吞聲，跪拜屠殺我們的仇人，有什麼事，比這個更慘的？

堅 慘，真慘得很！可是，（看她一眼）十八層地獄，才打開第一道門！（四顧，最後望着葡萄園，沉默半響）這園牆內，屏，你栽花草，佈置得一片青幽，一片和平，但園牆外，就是血，就是迫害！（走向窗口，抑鬱地）我是再也歇不下去了！

屏 誰又歇得下去呢，哥哥？

堅 可是，我看，我們還得在這兒做他一輩子體面奴才呢！做幾天，做一輩子，也不是奴才作得主的！（沉默，屏）

她的視線被園中的人影所吸引，低聲）你看，那是什麼人？

堅 （看去，驚訝）李秘書！魏會長的秘書，跟爸一道走！

屏 向我們這邊走來了！

堅 （略顯不安）什麼事，他到我們家裏來？這個人，每一個脚步，都有一個卑鄙的使命，我討厭他，我看見他就生氣，我們到裏面去吧！

屏 （失措）他真個走來了！（匆匆隨兄入）

李耀青，史南由後門進。

李穿靛青西裝，身材適中，長方形的臉，齒白光滑，說得上雅秀。對分的，修飾得很整齊的頭髮，與相貌很覺配稱。兩片薄薄的，柔軟的嘴唇，告訴人他能說話如彈琴一般的，不費力。眼睛細長，如兩張柳葉，當斜視的時候，自然而然的發光四射。他尖嫩如荷的手，執着一根手杖，瀟灑而雅地跟史南進來。

麗 （一邊頻頻點頭）打攪了，史先生，打攪了。

南 那裏話，請坐。

麗 （把手杖倚在牆邊，却沒坐下，手裏攥手，四聲）想不

到這有這麼一僻清幽的所在，這麼清幽！——史先生原來另有心眼，另有見地，不是我們十里洋場的人所能，所——

南（哈哈！）笑着，走近窗口）哦，將軍馬溯彷彿就在眼前啦！……這一窗海影波光，也就價值連城了！（走向，緩緩地）我要有福氣，在這兒住上三天五天，那就用轎子，也捨我不出去了。

南（哈哈，好說，好說。（倒茶）請喝杯茶！

羅（接茶）謝謝，謝謝！（慢慢坐下）

南（等他吃完茶，放下茶杯）李秘書今天親身出來，必定

有什麼見教？

羅（嘆，我不過偷個空，跟史先生開談來的。

南（祕書賞臉！

羅（別這麼說，史先生，要是您把我當做一個朋友，讓我坐

在這麼一個清靜的地方，跟您談一會兒心事，我李某就

第三生有幸了！哈哈……

南（不敢當，不敢當。

羅（史先生一向都沒受驚擾吧？

南（承你們照護，日子還過得。

羅（笑一下）像先生這樣德高望重的人，誰不敬重？頭一天，魏會長就跟憲兵隊打交涉，請他們特別保護先生的

身家財產，又好幾趟親自督見過由本顧問，都是爲的：

魏會長這麼照顧，我很感激！

南（顧問本人對先生很推崇，先生是日本老留學生，他尤其

關切。聽了魏會長的話，他馬上下一個條子，命令各部隊，

不准動史先生的一草一木，——那時候，史先生家

想來沒有什麼損失吧？

南（還好，東西，東西算什麼？呃——剛剛那一會，一家幾

口兒都在鄉下。

羅（如狐狸一般地笑着）嘿！那時候，史先生好像有意

思躲避？要不是柳下關游擊隊，史先生恐怕就不回來了

？

南（隱痛）承魏會長顧愛，文都搬回來了！

羅（哈，那時候，魏會長一般人，原來是要史先生出來幫忙

幫忙的，以先生的名望，先生的才幹，對於地方一定會

有很大的貢獻，沒想先生執意不肯！……

羅（嘿！）（自覺並不是來恭維他的，就自行帶住了）哈，過去的事我

們不談，不談吧！——史先生，最近各方面情形，都比較得上軌道了，你說，是不是？

南 啊，哪！

耀 呃，呃……至少……至少，那種糊七八糟的事情是沒有了。這要歸功於前任公安局，唐局長。

南 他已經倒了。

耀 是因為他倒了，呀！要是這位「土皇帝」留着再開他兩個

南 月掄米搶鹽的把劇，那可真不得了！

耀 實在不得了！

南 魏會長幹的許多事，不能叫人全都滿意，那也許是真的。

耀 不過，他斷然地把唐局長開走了，這一樁可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體！

南 哪，哪！

耀 可是，做人也就難！你費了多大氣力把惡勢力除了，反而招來一部份人的誤會，甚至毀謗！——有些事，你簡直就只能讓「時間」慢慢去評判！

南 不過李祕書，老百姓實在並不注意這些事情，——這種

耀 政治上的！據我所知老百姓對魏會長似乎並沒有誤會，

也從未聽見過毀謗，就對前任唐公安局長，老百姓也從沒敢說什麼啊！

耀 (稍稍不悅) 史先生的意思，也許並不就是老百姓的意思！老百姓對於政治，也往往有他們的見地，他們的主張的。人事方面，尤其如此！

南 (不想談下去) 魏會長要能叫老百姓好好地活下去，老百姓就已經感激不盡，還有什麼說的！(站起，笑) 李祕書，您剛才看見葡萄藤，說那長得不錯，其實見笑的。

耀 將來熟了，我一定送些來。

南 (站著，點首) 謝謝謝謝！不過，史先生，今天我來，除開要葡萄吃以外，還有一樁事，一樁事想跟史先生談的。

耀 什麼事？

南 這會，史先生各姨在家吧？

耀 小女，唔，是的。

南 令媛受過很好的教育，女德又好，遠遠近近都聞名她是一位賢慧的姑娘。

耀 過獎了！

耀 山本顧問對於令媛的才德非常傾慕。

南 (覺得直冷到心坎，盛現在那裏發抖) 山本顧問？

耀 他對我會長說了，並且要魏會長做媒，說無論怎樣

，得成就這門喜事，並且說，這喜事要得真正派派地辦

！會長叫我先來跟史先生說一聲。

南 哦，魏會長！……

耀 對於這婚事，魏會長跟顧問有過確實的決定。魏會長說

，這可不是普通的事情，他要自己出面主持，一切都依

照我們的禮法行事，決不致我們這邊沒面子！

南 不致我們這邊沒面子！

耀 這弱，史先生當然曉得，不是平平常常的事情！這裏頭

的意義很大，無論在政治上，在外交上！

南 是的，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

耀 這麼——當然沒有問題啦！

南 唔！

耀 哈哈，山本顧問的確是個爽快的人，他說這事情明天

就辦成功，後天就太遲了！(對方默在那裏) 時間

是迫切一點的，可是，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嫁妝，排場

一切，自然用不着老先生掛心，會長已經叫人準備起來

，要什麼東西，應有盡有！

南 唔，魏會長真抬舉我！

耀 嘿！魏會長這是第一次，第一次他出面做月老的。他自己

也覺得很高興呢！史先生沒有看見他那一股認真勁兒

！回頭我跟他說，史先生又是怎樣的爽快，他一定更喜

歡呢！……(稍停站起) 史先生，我說，這是一種體面

，也是一種福氣，全城的人打起火把都找不着的，自己

跑到史先生的家來了！哈哈！(站起) 史先生，我可

得走了！(告辭，向右門退)。

南 (做拖著步子跟蹤，走到門口的時候) 李國書！

耀 (在門口) 喂？

南 (低沉，隱隱打戰) 剛剛那幾天，(指家鄉失陷時) 我

們一家都已經搬到鄉下，我們準備再往內地跑，我們不

敢留在這兒攪擾你們，妨礙你們！

耀 (不無憤感) 哦！

南 可是，魏會長派人拿槍桿把我們「保護」回來！

耀 唔，囉！

南 第一次，他好意，他叫我當教習局長！
羅 沒錯！

南 第二次，要我當這縣團員！
羅 沒錯！

南 (爆發聲急而戰慄) 魏會長有權，魏會長有勢，他魚肉了老百姓，他糟踐我這老頭兒，侮辱我這紫頭兒，他還來糟踐我的女兒，侮辱我的女兒！

羅 (在死樣的靜寂中，他已返身入內，輕輕敲下手杖和聲和氣地) 我知道史先生是一時感情衝動，而——對我，什麼話也都可以說的。

南 這些話是對魏會長說的，祕書！
羅 (隱忍) 哦，史先生說話從來就有分寸，決不是說了不

算數的人，史先生的意思，我回頭當然跟會轉達，不過，我也有一句話，告訴您史先生——

南 關於你女兒的事，我不過是奉命來通知你的！
羅 (憎惡到極點) 你，滾！

羅 (仍彬彬有禮) 史先生下了逐客令，我當然得走囉！往

南 復，請教史先生的機會多着呢！再見！(鞠躬出)
(出去了，反而昏茫起來，怔立在那裏。稍後，低低地)

南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個人匆匆地走來，告訴我：魏會長要我的女兒；通知我：山本願買我的女兒。難道這是夢，一場夢？)

南 史德堅自方入，片刻，抑壓地——

南 (沉默，恐怖) 魏會長不會放過我的，不會放過我們——的！

南 (憤激) 這畜生般的狗，發誓什麼不一脚把他踢出去？要不是屏死死地把我拖住，我出來一拳就把他打死！

南 (一怔) 啊？屏兒就在這裏頭？那，這些話她都聽見了！最卑鄙的話，最醜惡的話，最可惡的話，——她，全都聽見了！

南 (失魂落魄地走入) 爸！(不禁投入其父懷中) 女兒要死，讓女兒死吧！

南 (困惑，惶亂，但很快就恢復鎮定) 這是什麼話？屏兒！要是今天來一個晴天霹靂，一下把我們都打死，我們

自然沒有話說。然而今天，是不知道從那兒跑出來一條狗，嗷嗷我們說，背後有一隻野獸要來吃我們，難道我們就貼貼伏伏地等死？

屏：你不知道他們那種人，那種人！

爸爸知道他們！這幫最卑鄙，最惡毒的東西！（撫其背，安慰）不要害怕，屏兒！這間老屋子雖然破舊，但是暴風雨果真來了，總還抵當得！

第二場

魏維特會長家的休息室

正中及左邊各有一道門。室中置一輕巧的漆茶几，旁邊圍着五隻條靠背椅，形成一圈花心似的。適當地方放着沙發，掛鏡，鏡台。地下鋪着地毯。

魏會長在靴靴踱着步，他肥壯，白皙；有一對晶亮的眼睛，二枚獅子鼻，一張厚嘴。他的頭髮很柔細，很平滑，表現他內裏有一點精細的，能思考的心。他穿着咖啡色長袍，沉着，頑大，而因為是在苦悶的思慮中，就顯得陰沉，嚴峻

了。

威風駒由中門入。

他身材高瘦，兩頰圓凸，呈着發亮的油黃色，彷彿是浮腫。小小的眼珠，夾在三角的眼眶內，靈動，有光。鼻子略具鷹鉤狀。兩片薄薄的，神經質的嘴唇，縮在丸形的下巴邊沿上。——這下巴與兩頰連繫，變成三個圓形。他有一個細小的咀，一顆膨大的野心，一付多疑的腸，同一身纏上壓下的性格。他穿着黃色軍裝，看來有點兒吃力，生硬，不自然。他裝作地，過分地顯示他武官的威風。

駒會長！

唔，請坐！

駒（上官沒有坐，自己也就不便坐）會長沒有什麼事吧！

銘 唔，沒什麼！

駒 我倒有一點兒話，給會長報告，

銘 唔！（依舊蹣跚他的）

駒（見對方沒有理會，聲稍高）外邊，謠言很盛！

銘（慢慢抬起頭，不勝其接地）什麼謠言？

駒 關於我們做「米」的！

銘 哦，那些心熱眼紅的人，還在吱哩咕嚕，說上一次我們私賣公米，賺了三十萬，這一次，又賺下二十萬，這一套，是不是？

駒 外間的確這樣傳說着。

銘 就沒有說旁的嗎？

駒 人家心眼兒真也靈透，說我們頂少頂少賺了兩百萬！

銘 (倒定了心，但見對方一臉尷尬，反而有氣) 那就要問

我們有沒有發過這種財！

駒 (莫明其妙) 會長，你的意思——？

銘 難道你，你姚局長發過這種沒良心的財？

駒 (又不解又心慌) 難道你，魏會長，你沒有——？

銘 噓！這就不要怕噓！你自己偷賣公米，發了財，還有什麼說的？

(苦悶) 這就是我要跟會長商量的問題。

銘 (偏着頭定睛) 姚局長，你名字叫馮駒，肚子裏也着實有千里之志！可是，你的胆子太小，小到叫人煩惱。你

心裏要莫明其妙地發慌，可以叫太太假假抱抱，怎麼拿雞鞭什麼人放的屁，來這裏大驚小怪！

駒 (忍着，雙關地) 會長別把旁人看得那麼不中用！

銘 哦，馮駒了不起，我怎麼不曉得！(看看他，又可憐又好氣) 老姚，你以為前兩月，我把你弄上公安局長，是

一點點兒險，都沒有冒過嗎？

駒 我實在佩服！

銘 前局長唐雲章應該不是一個膿包吧？

駒 的確是個利害的傢伙！

銘 那就好了，老姚，我這一把年紀難道是白活過來的？什麼事情能對付，什麼事情不能對付，我難道連眼睛都沒有？……我告訴你，我做牛做馬，我拚着生命，我維持

整個廈門市的政治，我不過替自己弄幾個外快！

駒 會長自然沒有做得過分，可就是要提防歹人找你的錯呀！

銘 (想結束這話題) 我再告訴你，關於米的問題，我的陣

效佈置得很嚴密，讓所有謠言，都變做槍炮，也別想傷

害我分毫，你放心好了。今天，我有一樁事，跟你商量

。跟我商量？比這個(指語)要緊嗎？

銘 當然！

駒 什麼事？

銘 (重重地吐一口氣) 咳，這個人！

駒 比傅雲璋利害嗎？

銘 利害十倍！

駒 什麼人？

銘 史甫！

駒 (突然發不定) 你說，當真的，史甫？

銘 是他！

駒 江頭社那個史甫？

銘 江頭社那個史甫。

駒 (不勝藐視) 他，會長說他就是他，江頭社的史甫！

銘 (低低地) 你別小看他！

駒 唔，我能小看牠，他可以當局長，當專員！

銘 這還不在他眼下，局長給他當，他說老了，專員給他做

，他說病了！

駒 可是，他現在連襪子都穿不起，得拿鋤頭下田了。

銘 (敲碎地) 這一次，真駒！我們要老實實地拿腳跟站在一起！

駒 那一次我們的腳跟不是站在一起？——噫！難道會長說

的是史甫那滑爛了頭的事情？

銘 聲音已經回來了，你沒見過嗎？

駒 沒聽頭，怎麼了？

銘 史甫不肯，他乾脆地說不肯！

駒 嘿，我早就知道，早就知道，——會長就把這個看得那

麼嚴重嗎？

銘 依局長的意思？

駒 大不了的時候，我派兩名保安隊，把那了頭押過去，不

就完了？

銘 就完了，就完了！這麼，姚局長你連播簡器都來不及了

！

駒 會長你說！

銘 (站起，耐心地) 你知道，我已經給領導答應下來，這

一次要來個大排場，表示兩個民族的聯歡，兩個民族的

親善！

「向問很會問的。」

銘：「有這什麼意思？」

駒：「會子想問，當然沒有錯呢！」

銘：「這在政治上，外交上，意義都很大的？」

駒：「不錯！」

銘：「這還管我們自己打下一塊基石，我們站上去，穩得多！」

駒：「要是那個了頭懂事，她的誰可以幫我們許多忙！」

銘：「（返過來，拷問似地）幫甚麼忙？」

駒：「第一聲，她替我們抓住羅問，也就是替我們抓住地位！」

銘：「哦，你懂得一半了！」

駒：「還有一半？」

銘：「她更可以替我們抓住一個人！」

駒：「什麼人？」

銘：「抓住了這個人，我們的地位才能穩固，才能久長，羅問

給我們的，那是不穩的，暫時的！」

駒：「難道她會替我們抓住天皇？」

銘：「不！抓住一個老百姓，抓住她的父親！」

駒：「又是他？」

銘：「又燒更南！」

駒：「（轉身，哭喪着臉）會長要看不起我，以為我做不來一

件大事，當然可以一下把我揮掉的。我是給唐雲聖的位

子來的，是你與會長給我弄上的，我很清楚！」

駒：「敲着桌子想說話，但對方擾着說了。」

駒：「會長犯不上儘令我開玩笑。我給你說，外間有人造我們

的謠言，你說那是放屁，你這不就是誇我姚鳳駒放屁！

這還不算，你又兩次三翻地拿一個小子來嚇我，（大聲

）拿更南來嚇我！」

駒：「鳳駒！」

銘：「我也有我的意見，我回頭把眼更小子的深目瞪了，看看

他能夠什麼花頭來嚇你會長！」

駒：「（把桌子敲得很響）鳳駒，你聽！」

銘：「還聽什麼？」

駒：「你活得這把年紀，幹過這麼多事，你不懂得一點政治！」

銘：「我不懂得政治？」

駒：「你以為，你有一顆官印，指揮得動一個保安隊，就是政

治家了？」

駒 會長說公道些！

銘 哦，你懂得巴結顧問，懂得顧問的用處！

駒 別說過分了，你我都有險的！

銘 可是（誠懇地）風駒，你要不吃這口飯，當然可以不談，你要吃這口飯，還有一個道理，你應該學習，你應該懂得！

駒 什麼道理？

銘 我告訴你，你要在這裏做官，我是說做個有頭有尾的，你有了保安隊，有了顧問還不夠！

駒 還缺什麼？

銘 缺——民心！

對方靜默。

銘 風駒你別看老百姓不起，你在吃他的，用他的，只有頂齋傻瓜，才沒眼睛看到老百姓！

駒 會長，我不僅看到老百姓，我並且懂得老百姓呢！

銘 你看到，你懂得，因為你的保安隊打過他們，抓過他們！

駒 （不服氣）請問，會長是怎樣看到他們，懂得他們的？

銘 （沉重）可憐，這種人，不知死活！

駒 怎麼不知死活？

銘 （懇切地）我告訴你，我們正騎在老虎背上，老虎要翻過身來，大家都完了！

駒 你說老百姓是老虎？

銘 要是有什麼比老虎更可怕的东西，老百姓就是了！

駒 所以，你要抓住一個老百姓，要抓住史南？

銘 史南，——那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老百姓了。（沉重）我告訴你，什麼人我都可以放過，我就是不能放過史南！

駒 我知道會長一直把史南念念不忘的！

銘 我了解，我看得出史南對於老百姓的影響！

駒 可是，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把自己關在房子裏，一步都不敢動，一聲都不敢響！

銘 可是他在，他活着，他就是一個勢力，就是一個威脅！

駒 所以會長要他當局長，要他當專員，會長一直沒有忘記借重他！

銘 我承認此路已經不通了，所以（略頓）也就不希罕他了！

駒 那麼會長剛才說爭取史南，還有什麼意思！

銘 (大塚) 我就是要做他做願問的岳父，要他從此以後沒有一個老百姓聽他，跟他的！

願問的跟人自左入

跟人 會長！

銘 哦，什麼事？

跟人 願問要我來！

駒 (同時站起) 哦，願問？(會長接洽) 願問有什麼事情？

跟人 願問叫我帶一件東西給你，(由懷中取出一枚戒指) 這個。

銘 (伸出手) 給我？(接過) 這個戒指？

跟人 要你轉給一位姑娘，說是會長知道的。

銘 哦，哪！(向駒) 願問要這枚戒指給伊德屏！(在指尖

轉動戒指，寶石的光輝，晶瑩四射) 單是這顆小石頭，

還值得我重視！(向跟人) 願問怎麼拿給你的？

跟人 他在興亞俱樂部三樓開了會下來，跟特務隊長一幫人

，一道兒在餐廳裏喝冰淇淋，一邊談着姑娘玩兒，願問

一高興，伸手往袋裏一抓，就是一把紅紅綠綠的戒指，

扔在桌子上嘩啦啦直響，就中揀一個丟給我，說(學腔

)「馬上交把老魏，叫他就轉給我那個嫩雞兒！」

駒 (插入) 嫩雞兒，嫩雞兒，願問管把小姑娘叫嫩雞兒！

跟人 哈，我們只要聽願問說嫩雞兒，就曉得他要小姑娘了

！嘻！嘻！

銘 你回頭對願問說，我準就交給她！

跟人 好的。(欲走)

銘 慢着，我問你，願問今天的脾氣怎樣？

跟人 沒什麼，有說有笑。

銘 哦，他早晚在那兒？

跟人 昨晚，他在蓮花堂。

銘 這個我知道。

跟人 (狡笑) 昨晚，會長陪願問玩兒的。

銘 我問你，今天願問在那兒？

跟人 他一早回來，躺下床就睡覺。

銘 你剛說他在與徑俱樂部！

跟人家說兒，他醒了，就逃往俱樂部。

銘 朝會去？（對方點頭，他鬆了一口氣）

跟人家說不清楚，十來個吧！

銘 都睡懶？

跟人家說不清楚，野川特務長，肥田木憲兵隊長都到的。

銘 跟人家說不清楚，

銘（在旁）老是開會，開會，不知胡盧裏賣的什麼藥！

銘（白了他一眼）當然，顧問事情多得狠！

跟人家說不清楚。

銘 回頭對顧問說一聲，我馬上到俱樂部拜見他！

跟人家說不清楚。（將出，又回頭笑着）「嫩雞兒」的戒指要先

送過去呢！

銘 就送，就送！（聲跟人的背影告語）這個，我得馬上跟

他談談！（回來，捏着手，叫戒指在掌心中跳動，慢慢

地）山本，就是這能粘貼娘兒們！

銘 可不是！顧問發女人的時候，最好脾氣最近人情，最顯

得是朝銘送大庭的人，可是，（突然狼狽地）一談上別

銘 的，那，那真叫人不知道摸他那一門鼻子！

銘（果然）風駒！

駒 啊？

銘 你少得不錯！

駒 什麼？

銘 山本一顆心，有兩面！

駒 嗎？

銘 我們正望着他那最好的一面，最近人情的一面。萬一，我們手氣不好，硬惹他翻過臉，（變色）翻過臉！

本羅音入

羅 會妥，局長。

銘 有什麼新聞嗎？

羅 沒有什麼新聞，但有一點兒意見。

銘 什麼意見？

羅 關於顧問要史家姑娘的。

銘 很好，你說！

羅 剛剛顧問派人送來一個鑽石戒指！

銘 不錯。

羅 給甲德拜？

銘 不錯！

羅 顧問就是這麼個性兒急，剛剛提「親」，就來「下定」

！

顧 問什麼的，你不必談。

羅 (咽下一口氣) 好的，我說，要是可以不要史南的女兒

，就不要她！

銘 你說什麼？

羅 這裏頭有麻煩，麻煩得很！

銘 哦？

羅 這不比叫他當局長，當專員，這都是小事！

銘 哦，嘿！你，認真跑來忠告我什麼的？

羅 (插入) 你看會長，只配做點兒小事嗎？

銘 (一半給駒的話刺着了，大聲) 正爲着這不是一件小事

，我非做不可！

羅 (忠懇地) 會長，這不是什麼大事小事。實在是這事情

，跟別的不同！——要史南的女兒，又要這麼個排場，

事情可就鬧大了！

銘 嚇，這又是大事？

羅 我想萬一，萬一——，做不成了！……

銘 不成，怎樣？

羅 顧問那邊怎麼個交代？

銘 (揮着手) 是呀，顧問那邊怎麼個交代？你也換着顧問

的脾氣，你也知道我已經全數對顧問應承下來，你要我

拆顧問的台？

羅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要是可以換上一個女孩子，最

好！

銘 這是什麼玩笑？這個玩笑可以開的！（揮手）你去說，

你去對顧問說，你的頭都不要了！

羅 事根兒已打得這麼深了？

銘 還是談談講講的？

羅 非史家女兒不可了？

銘 (緊接上) 顧問非史家女兒不可，我總會長也非史家女

兒不可！

羅 那我沒有意見。

銘 你不必有意見，你只顧聽聽。以後，不要再拿這種態

來費口舌，就算能幹了。

銘

（解釋地）你知道，秘書！我一直拼着通身力氣對付史南的。這一次，我萬萬不能放過他。（強烈地）史南可以不當局長，不當專員，但要不做日本的日文就不行！我告訴你，如果史南生了一個漂亮的女兒，他要飛黃騰達的是靠她，他娶家破人亡的也是爲了她！（聲轉低）你怎麼說，這事要做不成？

陸

我看史南的口氣，史南的態度！

銘

（向鳳駒）我們這位秘書，他怕史南的口氣，怕史南的態度，局長怎樣？

駒

我要把史南放在眼裏，也就不來當公安局長了！

銘

（向秘書，慢慢地）你是你害怕什麼的，儘可以放下不管，局長跟我兩人也就够了！（突然記起）鳳駒！

駒

什麼？

銘

關照跟梢的，這兩天要精神！

駒

會長放心，史南的一個脚步，也逃不過我們的眼睛。

銘

很好。（慢慢，自語地）照顧了這位老先生幾個月，還

一次，得向他取點代價了。（看錶）我得走了。這件事，還得跟顧問談談，無論如何——哼！（轉對秘書）回頭再去找史南，你跟他說，我這是最後一次問他！

魏姚二人自左出。

樓景芬由中入。她是一個盛裝，美眼的婦人。

（趨前）景芬，你來啦！

（烏黑的眼睛向四周轉一會）我來了，可不一定是來見

你的。

陸 那裏，見你會長的，太太？

芬 也不。——彷彿，你們談得很緊張？

陸 算得不是平常事。

女婢在左門邊出現。

婢 太太，老爺剛剛吩咐，說晚飯不回來吃，請您別等候。

芬 曉得了！（女婢出去）你當上媒人啦？

陸 不敢！這樁事，我不過是個跑差，媒人是——會長當的

芬 事成了嗎？

陸 一隻老虎，對付一匹小羊兒，還有什麼不成的！何況再

加上一隻豹子！

芬 一隻豹子？那一隻豹子？

羅 馮鳳駒，姚局長。

芬 唔，又加上你這一個出色的軍師！

羅 我，軍師？

芬 當然！你一付心腸比會長的要彎曲十倍，大事小事，他

少得了你？

羅 唔，當然！

芬 聽說你們還要轟轟烈烈地幹這件事？

羅 不錯，要轟轟烈烈地！

芬 （不屬地）這又有什麼！把她叫過去，不就完了？

羅 這，葉芬，你不懂得！

芬 啊？——唔，原來我是個三歲孩兒，你們大人物攙的勾

當，小子那能懂得！

羅 我問你，像一個囚犯那麼地拖過去，有什麼花頭？

芬 那就得多

還不夠味兒。這要老老實實地唱套「昭君和番」呢！

羅 唔，卑人們真了不起！什麼事，都做得到漂亮！本來

像一個囚犯似地把她拖過去，跟像一個新娘似地把她送過去，在她，那個姑娘，還不時一樣的滋味！可是，這干我什麼事？我不跟你談哪，告訴你，晚上新世界，全本玉堂春，吃過晚飯，你先到那邊等候我！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次日上午十一點鐘左右。

史南家的耳房。

史南，德堅自後門入。

（邊走邊說）要是山本把我們的德屏用繩子捆了走，那是叫我們的敵人更加可殺些！可是，狗養的魏會長要來

個張燈結彩，這就是要我們史家招進這麼一個豬八戒！

（憎惡到極點）呸！

（站定，在思慮中，沒有回答他）

（退到窗口，向其父）爸，你說那個問題是個什麼東西

！本來，我也不喜歡挖這些雜種的來路，反正是敵人！可是，我特別恨他，特別痛恨他！這就禁不住要抓起他的尾巴。他原來就是前日本領事館的小書記。沒有地位，沒有本事，却天性貪鄙狠毒，又揆着台灣浪子的鼻子，浪人呢，領事館的一根草也要攀的，兩下就勾結起來，成天在舞場，賭窟，白面館做着傷天害理的事，不上半年，這市上的街道石頭，都給他數清塗了，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廈門通！——就是這麼得來的，這個匪間！（低沉）現在他把書記時代的那些工作，交給手下做，自己拿起刀，直接做我們的劊子手了！

（抬頭）別說了，堅兒！——今早的事情，險些兒給你弄糟了！

哦，那個險些嗎？我不過頂他幾句，我就把事情弄糟了。

南 堅 南

昨天，我的氣性火些，也險些兒把事情攪壞的！

我就是看見這種人狗就生氣，就壓不住這股無名怒火！

（翻着有血絲的眼睛）這這種畜生生氣？——看輕它，都還不嫌它生氣！

堅

南

堅

南

堅

南

堅

南

堅

（猶有餘怒）哼！

我們方才欺騙他，叫他一肚子高興地出門的時候，我一點也憐他都沒有！

他要真是會長的通知，（頓間的命令）這些話，都由他叫，可是他要件麼去聯歡，——親善，這三套，我就受不了，實格受不了！

他也算得乖巧，這些話一直等到我們答應了才說的。——我們這三套，也够他受的了，他們大概正向顧問主子

稟審，明天，主子就要他們的命了！

可是爸，（急切）裏面說不出的惱怒，他竟然相信我們，竟然相信我們會答應下這件事情！

你覺得他看輕我們嗎？——他有他的想法，他以為你是他的範中鳥，捕翅雞飛！

好的，看明天這些狗屍身，葬在那裏！

（搖籃）你還沒買到米呀！就去了！小孩子已經要吃個飽的，那就誤了！

（離開畫日）我恨他們呀！——爸，我的決心是不變的了！

南 我答應你的決心，也是不變的。

堅 三天，這些敗類不殺死，一天，我們的敵人不破滅，我

就一天，登在大風山上！

南 少說話，多做事！

堅 是呀！(爸爸)我有幾個同學，要四面八方地逃出去，也

在大風山集合的。此刻，我得去覓見他們，帶着，就買

米回來。

德聚取錢自右門出。

德屏由內室進。手提一藍布包袱，帶子還沒有縫好，其

中含着黑線，身邊帶着寶貨。

屏 (內心混亂) 爸爸是下午，還是晚上？

南 德屏兒，要是白天走得，我們又何必等到下午？

屏 唔，我聽打那「樞路走」。

南 這樞不能決定，到了時候，路自然會有的。

屏 先跑路，這是先坐船？(見其父不答)這也還不知道呀

南 別粗心這些價值。反正明天這時候，我們已經到了大風山

了。

屏 哦！(憂疑不定) 爸，上了大風山就沒有危險了嗎？

南 那邊，就是自家人了！

屏 (憂愁的眼，閃起光輝) 就是自家人了！(吟味地) 自

家才有的，人才了！(歡喜，彷彿已到了大風山) 寶

貨，大風山上有金桔，又紅又甜。

屏 姐姐要採給我吃呀！

寶 自然！不給寶貨吃，給那一個吃？姐姐要採滿一籃子。

給寶貨吃個飽，吃個卜！(笑着，伸手要按寶貨的肚子

，不防着針刺了一下，又回到可怕的現實，失措地) 不

要採，寶貨！

天糖的手中，腋下，都拿着，夾着一些古董玩具，零星

雜物自後入。他滿臉歡喜，彷彿滿着一身財富。到室中，他

唏哩嘩啦地把它們傾倒在矮椅上，就中先檢起一個小盒子！

鏡 (拿着那盒子) 姐姐，這是什麼？

屏 (心事重重，點頭而已)

鏡 (見姐姐不答理，就一直自問自答下去) 這是個鑲盒子

卜！這是個小羊角兒？不錯，一對小羊角兒。這是個小

卜！不錯，這是隻金獅子呀！(轉着) 不錯，金獅子，可

它沒了半個頭了。(丟下)頭都沒了半個了!(突然，摸起一枚大銅錢)嚙!這個錢!這個大錢!(把小指頭鉤進孔中去，叫齋)我準可來做個大罐子，像面盆一般大，哈哈!(小心地放在一邊)
寶寶已經換過去了。

南 (看女兒一眼)屏兒，記着，除開那小包袱，我們不許再帶旁的什麼東西了!

屏 就光帶這個小包袱。

南 够了，越少越好!

屏 我正想，我們這麼空着手出去，穿的，用的，一樣都沒有!

南 這個別擔心!(朗誦似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鹿 (比着手中的圓規)來，寶寶，我畫十幾個皮球給你。

鹿 (低下頭要畫，忽然發現——)呸!錢呢?——噓!寶寶，錢!你，你拿我的大錢!(搶過去)
寶寶 (捏緊)這是我的，我的!

三人爭奪起來。
啪的一聲響，一根手杖倒到地上去了。

南 不要吵呀!——天鹿，怎麼的?

屏 (苦氣)天鹿，讓弟弟些!——什麼東西?——你就不給他?

天 (轉着委屈的小眼睛)姐姐給我的!

屏 哦，錢啦!不錯，是我昨天找出來給寶寶的，你不要強

拿別人的東西!

南 天鹿，你給他吧!……給弟弟，給!還不給!

鹿 (兩邊觀一下，無可如何，放手)

南 小孩兒，真是不知天地!明天，這一切都要變成垃圾讓

貓兒來抓，狗兒來咬了，還爭鬧什麼的!

屏 (按下包袱)還有一個下午，我先趕着把裏外收拾

起來!(要走)

南 屏兒!

屏 啊?

南 你什麼都不要動!

屏 怎麼?

南 (低聲)我們別說不能動這房子的一點什麼，我們出去，房門都得開着!

屏 睡，……我們要跑了，動都不能動，我們出去了，門都不能關！

南 (苦笑一下) 屏兒，這是空城計！(忽爾沉默，這刹那，他眼前清晰地現出家的劫後狼藉的景象，他緩緩坐下來，聲調變得低沉，敲肅了) 一百五十多年前，你們的高祖父一家三口，從白沙壩過海到這邊來的時候，赤手空拳，什麼東西都沒有！因為，那邊的官兵剝削他們，土匪，搶劫他們，最後，連房子都給燒個光了，就架一隻舢板望這四面是海的地方逃來！(他停下，望着周圍，天曉兩手攔在椅上，張着兩隻澄澈的眼看着他。實實坐在小船上，他目不轉睛地向他看，那眼瞳裏凝注着奇異的，又似乎是胆怯的光。三珠正帶着一堆晒乾的衣服自後門進來，見這情景，就輕手輕腳地把衣服放在方桌上，默默站在一旁。黛屏微傾着頭，一邊仍舊縫着包袱，扯線的聲音，清晰可聽。他變身把船在脚下的手杖拾起來，權權危) 本來，他們是要投靠一位鄉親的，到這邊，才知道那位鄉親並不留在這兒，已經到南洋去了。那怎麼辦呢？

南

那怎麼辦呢？舉目無親，家又回不了，就在海上漂起來，捕魚換米過日子。這一天，港外起了大風險，大船小船給風浪打殘破的破，沉的沉，你高祖父的舢板飄到將軍馬灣來，一輩子連舢板就在岩石底下，過了一天一夜。後來，風平浪靜，出來看看，覺得這個海灣地勢還好，就動了心，要在附近住下。他把舢板結在岩石上，妻兒留在海邊，自己跑到村裏來。那時候，這江頭社，只有幾戶人家，還到處是亂石野草，一片荒涼！他到村頭村尾走一遍，最後把立家的地點決定下了，——就是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鹿 房子呢？他有房子嗎？

房子是人蓋的。地點既然決定了，第一步就是蓋房子。你高祖父挑着一担糞箕，到山腳下去挑石頭，你高祖母就在這兒挖牆土，孩兒只有兩歲，就背在她的背上！這樣一夫一妻，一個挑石頭，一個挖土，不久就把房子造成功了！後來，在你們曾祖父手裏，也用同樣辦法，蓋了兩間房子，一間我們現在用作倉庫，一間，就是你們睡覺的房間。(片刻，他拿手杖連連擊着牆根，略略作

南（一邊說）我告訴你們，這石頭，這牆土是我們祖宗的汗血滴出來的，是我們祖宗的血黏結起來的，可是，（聲音變低）我們要把它丟了！不肖的子孫要把它丟給貓，丟給狗了！

屏（頭銜地向其父走來）爸，這都是爲着女兒一個人，單單爲着女兒一個人呀！

南（站起，敲正壺）不，你錯了，屏兒，你完全說錯了，這爲的是漢奸，爲的是鬼子！（嚴肅的沉默。良久，他坐下，低頭地）作你們的事去吧！什麼事要作的，都要在這個下午作完了！

屏（輕嘆向珠）二珠，都乾了嗎？

珠（還沒有）那些夾的，還有一邊沒有乾。

屏（翻過來晒呀，太陽很大，一會兒就乾的！）

珠（翻的，我正要翻它呢！（指才將拿進來的衣服）這些，我回頭來摺吧！）（出）

南（站起）天鹿，帶弟弟到園裏玩兒去，別在這兒吵吵鬧鬧的了，你姐姐還有許多事忙着呢！去，寶寶，跟哥哥玩兒去吧！（等二人自後門出去了，自己向左邊內室走）

（這時候，右門推開，黑便衣人進來。）

屏（跳過去，挽住她父親的臂膀，驕嬌地）爸！

南（轉身，上前一步，微微鞠躬）你到了！

黑便衣人（點頭）

南（介紹）這是小女。——屏兒，倒茶來！

黑便衣人（望望四週）準備好了嗎？

南（準備好了！）

黑便衣人（哦，帶多少東西？）

南（指着）這個小包袱。

黑便衣人（很好。——東西越少越好，要的是命！）

南（你說得對，——什麼時候動身？）

黑便衣人（打三更。）

德屏捧茶給黑便衣人，他一擺手，德屏就遵着把茶放在桌上。

南（路線怎樣？）

黑便衣人（從這裏到高坪，應該沒有問題？）

南（抄小路，沒有問題。）

黑便衣人（出高坪，你投金鐘寺，寺外有一個人候你。）

誰什麼人？

黑便衣人 你先別管。有一個人，他知道你，他會叫你，他拿釣魚竿見你，他會帶你到鴨嘴巴，那個鑲石疊就的碼頭，碼頭邊有一隻小船，扯起帆的！

南 我們就下這隻小船嗎？

黑便衣人 下這隻小船，它一直駛過對岸，上了岸，朝大廬山跑（拿起茶喝）

南 這倒方便得很。

黑便衣人 可也說不定。（深深喝一口，把茶杯放下）

南（着急）怎麼講？

黑便衣人 你們看，要是那桅杆掛上一條紅帶，就坐下去，要掛上一條白帶，就要抽身跑！

南 跑那裏？

黑便衣人 跑回金鐘寺。

南 還那個人？

黑便衣人 不，那個人是駕船的。那時候，他就要撒起網來，做一個漁翁，悄悄撤回家去了。

南 那我們自己跑？

黑便衣人 自己跑，跑到金鐘寺，以後——絕對不要靠岸走，洲中塔有哨兵！你們沿往楓林社那條小路走，這條小路你知道？

南 知道。

黑便衣人 不要弄錯了！到了楓林社，找到公路，沿公路跑，——橫過去！

南（倒吸一口氣）沿公路跑，橫過去！

黑便衣人 不錯，跑個兩百步光景，橫過去就是龍雲崗。

南 那邊恐怕通不過。

黑便衣人 你自然不是大搖大擺地跑。晚稻還沒有割，你在

稻田裏跑！

南 好的，到了龍雲崗，怎麼樣？

黑便衣人 那邊就有人候你們，——至少有十個人！

南 至少有十個人？！

黑便衣人 十個也就够了。

南 要打的嗎？

黑便衣人 說不定要放幾槍的。

南 沒有問題吧？

黑便衣人：有什麼問題！——這些狗養的！

南（跛起步來）：好的，就這麼辦！——沒有什麼要留意的嗎？

黑便衣人：那十個人，會帶你們，一直上大鳳山！——史先生請了！

南：就走嗎？

黑便衣人：（將出又站定）我猜想，用不着這麼費事的，十分有九分，你們可以坐小船，駛過對岸的，洲中塔不會有哨兵！

南：唔？

黑便衣人：兄弟們已經「種」了他們好幾個了，大前天才又種下一個，在沙灘上！（微笑，這是第一次笑，可隨即斂住了）前兩個晚上，都沒有大來，今晚上，料想也不敢來的！——再會！（開門出）

德屏失魄在憂愁與駭懼中。

南（高聲，鼓舞地）：屏兒，這次我們真個走得成功了！

屏：是的，爸！

南：我們實在應該高興，應該慶賀，我們的心願就要實現了

屏（強顏歡笑）：我們就要到那自由的地方了！

南（接着）：在那邊，我們不是奴隸，是主人了。（向前走動，有信心地）我們可以放下心，盡力量，給苦難的國家做一點兒事體了！

屏（走來，挽其父手臂，父女並肩前進）：女兒希望真個有這麼一天呀！

南：不要「希望」，這是事實，鐵一般的事實！

屏（低低）：可是，我們的前路，難關重重！

南：決心之下，沒有不破的難關！

屏（站定，執其父手有力地）：這個決心，女兒有！

南：這就好了，這就好了！（在她跟前，來回走動）振作，振作！衝過這一陣就是了！（笑）屏兒，等下堅兒買米回來，你要撈一頓飯，大家吃個飽。……（慢慢地）是米飯！多少時候，沒有吃過米飯了！（輕柔地笑）哈哈！……

屏：這餐米飯，值得紀念！——往後，我們是自由人了！

南（要走進去又回頭，衷心喜悅地）：對啊，屏兒！這可恥

的日子，就要結束了，我們要離開這兒的烏烟瘴氣，我們要重見天日了！（慢下，聲音轉得沉重）我們要怎樣來伸雪這一身冤屈呢？要怎樣來洗掉這一身恥辱呢？屏兒，這是我們今後的大事了！（緩緩自左入）

德屏開始整摺方桌上的衣服。

天鹿在外邊探頭探腦，既而躡足踏進以手中的色彩畫片

示德屏，

鹿 姐姐你看，看這個！

屏 什麼東西？（俯身）

鹿 多好看，這一葉一葉的，是什麼東西？

屏 唔，這一葉一葉的是車。

鹿 這個呢？這也是個圓圓形的，哦，有兩面，一面在上頭

，一面在下頭？

屏 那是石磨。

鹿 水車跟石磨，——這有什麼攪頭？

屏 （內心原極悲亂，勉強裝出笑容）哎！——水車下面有水，水急急地衝流着，水車就轉起來，石磨也就跟着轉

起來了。

鹿 好玩！（看着，自語地）這麼一葉一葉的水車，還有這

麼圓圓的石磨，（比着）通通要轉起來轉起來，——好玩得很！

屏 那是轉着玩的嗎？人家在那裏磨出麥粉來，磨出米粉來的。這是你表哥畫的一座磨坊。

鹿 表哥家裏有這個東西嗎？

屏 當然有的，他是看着畫起來的。

鹿 哪，這個呢？——這一張也是表哥畫的，是什麼東西？這還不曉得！是一道溪啦！這片白茫茫的是水，——水嘩嘩，這架在上面的是橋，一板一板的，木頭做的橋。

屏 這個呢？人站在上頭的？

鹿 那是木排啦！內地人把一根根木頭併着釘起來，叫做木排，那站着的人是放這木排的，一直放到海口來，折開了，每根都可以蓋房子。

屏 （端詳它）像船，哦，像船啦！

鹿 像的，有一點兒像。（重理工作）

屏 （另出一張）這個呢？

鹿 天鹿够麻人！都分明是三隻小羊兒，頭對着頭併在一起

你就看不懂了！

鹿 聽，聽的，對的，要這麼一聽，才看得出是三隻小羊兒

○（自笑，突然教導地）我告訴你，這邊籬笆前還有一隻，小的，有白毛，是一隻小白羊，你看清楚沒有？

屏 （敷衍着）你說了，才看清楚啦！

鹿 這四隻羊兒都是表哥家的嗎？

屏 那可說不定，人家鄉下天都有牛兒羊兒的，怎麼樣樣都

是你表哥家的呢？

鹿 那我們到了表哥的鄉下，也有羊兒的了？

屏 （沒法）有的，有的，看你要幾隻，就有幾隻。

鹿 好的，我要三隻，姐姐，三隻小羊兒就够好了！

屏 史南自左攜一網籃出，內盛滿書籍。

鹿 （見父，一驚，口吃地）賣賣，我來了，我跟你玩兒來

啦！（高聲）我跟你，（已出）做小鷄公兒戲啦！

鹿 （笑一下）這樣調皮得很，拿他表哥畫的幾張水彩畫，

糾纏不清。（摺着衣服，慢慢地）可是，那是個很好的

鄉村呢！有磨坊，有木橋，有羊羣，……我住在愛鄉村

，愛這麼綠的一個鄉村呀！（雀躍）爸，我也有滿心打

算，滿心計劃！現在我不告訴你，只要爸爸幫助我，指導

我，我的計劃一定能實現！（沉默，臉上浮起一個夢幻

，輕輕揚着手臂，向窗口走去）要是我能够，——這麼

一刻兒的，就飛到那個鄉村，飛到那個鄉村，啊！可是

，（急急地走向，懸在的恐怖，有如怒泉之湧起）爸，

我們不能出去？能不能逃脫這虎口？

怎麼不能？（一逕彎着腰在整理書籍）

屏 真，我的心，像給一把鐵錐扎住，我怕得要死！

南 （站起，看着發青的女兒）可憐，從昨天起，我看你都

這麼失魂落魄的！你睡都不安甯，半夜裏，還聽見你在

房中走來走去！

屏 （恐怖，無助地）爸，我整天整夜，都做著惡夢呀！

南 你放心，我們一定跑得出的！

屏 剛才，那個穿黑衣的，是誰？

南 我們自家人。

屏 靠得住的人嗎？

南 沒有比他更可靠的了！

屏 他真能帶我們出去嗎？

南 總帶我們飛上天都可以呢！

屏 他是什麼？

南 你知道就好了。你聽，這種人有什麼事做不到的？他們在大山林裏面，橫來直往，就像山林的主人一般。那一條路裏那一條嶺，他們不知道？那一個洞，那一個坑，他們數不出？**（畫：萬無一失）**

屏 嗎？**（輕微地）**他真能帶我們出去嗎？但願，他能帶我們出去呀！**（在臺中慢憶踱步，雙手呆呆擎着垂在胸前的衣服，低聲地）**我彷彿看見無數的槍口正對我們比過來，我彷彿聽見無數的追兵，正從我們背後追近來！**（嚇得發抖）**爸，要是他們抓住我？

南 **（走去，扶住她的肩）**安靜，屏兒！——要是有人把我的女兒當做一塊肉，想一口把牠吞下去，那麼，我這頭老烏鴉，就要變做一隻鷹，鬥到最後一滴血！

屏 **（仰面，頭靠其父胸前）**我們怎麼對付得過他們？

南 正義作武器，沒有不勝利的！
屏 **（站起，悽楚而堅定）**對了，我們要變做老鷹，用血肉同屠殺的獵犬搏鬥，萬一落在他們的手裏，必定是死的

屏

南 吉利些，屏兒！——你看，包袱已經扎起，我們就要上路了！

德 堅負着二布袋東西，自右門入。

南 米來了！

堅 有米！甘藷渣都搶不到！

南 怎麼？米上不是說，市上滿是白米嗎？

堅 **（把布袋一摔地，擲下，袋口露出暗灰色的甘藷渣餅）**白米！魏會長家倒推得山一樣高，可是他不會出來，他寧願發禾百萬橫財！

南 算了，算了，甘藷渣也吃得！

珠 珠自後門入。

珠 爸，外頭燒門日，站着一個兵！

南 什麼？

珠 一個兵，黑黑的眼睛，往裏盯着不動！

南 **（低下）**堅兒，趕快離開，馬上跑！

堅 **（略頓）**那是什麼伙隊！我倒要去看看，到底是個什麼來路！

屏 還看那快跑開！（不自然的鎮定）二珠，叫弟弟進來。

突然——

堅 （在門外）他們逮住我！

楠 啊？（向右門奔去）

這時候，門外有呵斥聲：

「快走！」

「快走！」

「小牛奶的，走！」

嘈雜的聲音，很快就消失了。

南 （從門檻那邊回轉來，執住女兒的手，抖抖地）屏兒，

鐵網已經地下，我們再也逃不了！我看他去！看堅兒

去！（急出）

屏 （發憤失指，隨父向右門奔）天！

幕

第二場

洞日，晚上九點鐘。

馮錫銘家休息室。

室中僅樓景芬一個人。

他穿着米黃底子，金黃燦花的旗袍，外加天藍坎肩，袖

頭齊肩的地方，扎起兩團綉綉，恰如兩團鮮花，開在扇上。

她靠桌坐着，右手屈在桌上，支住面龐，左手長伸到桌邊

，拈着的香烟，快燒到指頭。煩悶鎖住她。

女婢自中門入。

婢 太太，有客！

芬 （簡截地）我不見客！

是。（出）

香烟燒到指頭，她戰慄一下，拿起來深吸，噴出的烟霧

，籠罩她的面龐，如圍繞着月亮。

女婢又進來。

婢 太太，那客人——

芬 （側過臉，取烟那一隻手向她揮動）做做好事，我什麼

客都不見呀！

婢 可是那客人——

芬 （不動）

婢 那客人是女的！

芬

(迸發)怎麼女的我就得見她？你叫她進來，我就一下把她的什麼面孔撕下，她敢給你什麼好處，叫你這麼廢

動！

婢

(默然出)

芬

(狠狠地把烟頭望裏丟去，站起，走到鏡台前，要抖去什麼惡夢似地，她猛烈地震搖她的頭，叫一頭黑髮，烏鬚一般地飄動。最後站定，却又無可如何地用嫩白的手指把頭髮向後掠直。於是，她轉身走到窗口，頭顱向外伸出深深吸入口氣，轉回半臉，對着這小小的房間)哦，這個錢籠，我就在這裏面，困這一輩子嗎？(她側耳傾聽，可是，既沒有人聽見她的話，也就沒有人答覆她的話。她慢慢地站起，在室中徘徊起來。)

女婢躡足入。

婢

太太，那客人——

芬

(會對她發過氣，便顯得較能忍耐)還有「那個客人」

婢

嗎？(轉身，背她站立)

婢

那客人哭了！

芬

(仍站在那裏)

太太說不見，那客人就哭了，倚在門邊哭的。

芬

(轉身的中間，)那客人哭了？——是哭了？

婢

太太，她哭得很傷心！

芬

哦，也有人因為見不到我就哭了，天！——這是什麼事話！——可是——你叫她進來，說不是這是一樁有趣的

事情。

女婢出，稍領引史德屏進。

婢

太太，就是這位客人。(略站一站，出)

屏

(穿着白旗袍，潔淨大方，有一雙哭泣的，明亮的眼睛

)。謝謝太太，許我拜見！

芬

客氣了，——(緩和的聲音)我不認得小姐！

屏

我是一個不幸的女人。

芬

貴姓？

屏

姓史名德屏。

芬

(訝退)哦，史德屏！(細視她)史德屏！(冷冷地)

屏

史德屏！(走動)兩天來這個名字紅極了！

屏

太太不要挖苦！

芬

豈敢！(凝視她)小姐見我，有什麼說的嗎？

屏 (繼續) 我的……事情，太太知道吧？

芬 怎麼不知道！全城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史小姐眼前就跟我本題開……

屏 (打戰，急語) 太太別說，太太別說吧！……

芬 噢！這有什麼避諱的？聯歡社已經張花掛彩，備辦筵席，……樂隊且就要進去吹打了！

屏 (嚇得全身) 要是花有知，筵席有知，音樂有知，牠們要爲我哭的！

芬 噯！……仔細小不要弄亂婚姻！

屏 什麼婚姻！這是頂錢部，頂錢部，頂不要臉的事！

芬 (吃驚，請親姊) 原來，你跑到我的家裏來，來！拜見我，是爲的來指罵什麼給我聽的！(移開，又騰發白的

德屏) 眼，臉，臉似地) 得了，年青的小姐，幸福就在眼前，……

屏 (震動的馴聲) 要是我有幸福！(四顧尋覓) 要是我會有什麼幸福的，太太，那我會像你的用人一樣，向你報

謝的。可是今天，我來要求太太幫助我！

芬 (如愛) (箭海母似地) 這是什麼話！難道這種事，也有

旁人的份兒的！

屏 (痛苦) 太太！

芬 (激動着) 一種纏繞的，本能的嫉妒！當初，……，也

不過前五六年，(說着，以一種傲慢的腳步橫過地) 我

倒沒像你這般裝做！我的高老五，他是泉屬五縣，挺

有名氣，挺有勢力的人物！他爲着我，殺了他的，一個狡

詐的參謀，休了他的，一個滾練的太太，當我們在福音堂

行禮的時候，也正是人山人海，樓子們也正是在爲我爲

着他，把一推金鑽往總堂上扔。那時候，全城也正是

這般模樣，千萬張嘴巴，都講着我的故事，都喊着我的

姓名。——那時候，(訂着她) 我也許比你還要年青

屏 (不知如何是好，陪笑) 太太以往有這麼紅腫的日子，太太的前程，當然更加光耀，更加有福氣的！

芬 (吃驚) 你敢！(蹲低，搜檢地) 你，嘲笑我！

屏 (委屈) 太太！

芬 可是你現在(冷笑) 比誰都體面得多啦！

屏 (要哭出來) 太太呀！

芬 (移開，看着在她眼前扭動的俘虜，內心被動一種壓沉

的快意，詞弄地) 看來，史小姐不很像個新娘娘，倒像個囚犯？

屏 正是囚犯啊！人家要在騷擾社殺我！

芬 (嚙) 豈有此理！(警告地) 說話要小心！

屏 (可是太太，您真個相信，暗賊誰有什麼(極惡)大膽可看嗎？

芬 噢！(開始對難注意) 小姐當當真麼反對這一場聯歡(嗎)。

屏 若要麼太太，知道昨晚(整晚)今天(整天)我們父女(痛)是怎樣走頭無路，怎樣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應啊

芬 (突然視她)

屏 我們安安備，逢人就懇請，逢人就求託！

芬 這也有什麼好處？

屏 我們安安備，好像在烈火坡中，奔走呼救，可是沒有一個人，跳下來救我們！

芬 這也不是意外呵！

屏 (胆怯地向牆走去) 屏有您，太太，只有您！

芬 (二怔) 什麼？

屏 只有太太能够救我們！

芬 (頓避) 您這就跑錯了路了！(爲某種恐懼所驅逐，感

應地) 你別再向我說這種話！

屏 (垂手，呆然！)

芬 (回來，微喘地) 小姐，我告訴你！

屏 太太肯！

芬 (啾啾惶惶地) 戰前，一個小書記，跟着砲火的尾巴，這麼滾滾個轉兒，步步高升，做到首席顧問，山本可就不是一個平常人了。論到他的人品，據跟他接近的人說，除開他們那一股天生的靈勁外，山本另有一種斯文！

屏

(忍耐靜靜地說) 無論太太是讚美他，還是譏諷他，都不能跟他做人！(重聲) 絕對不能夠！(慘惻) 我們

一開眼，就看見股股的鮮血，一閉眼，就聽見慘痛的呼聲，我怎麼能够，踏過在血泊中顛轉的同胞，去做囚首

私通！

芬 (色變，潛視她)

屏 (端莊地，靜肅地) 無論饒太太，或者我自己，無論那

一個，只要是同根的兄弟姊妹，對於這件事都不能含糊，都要提出抗議！今天，他們要迫污的，不是我這個可憐的賤女人，不是我這付不值錢的骨肉，他們要迫污的，是同胞的體面，是祖宗的名聲！

芬 領教，領教，你這一翻大道理，要是還有什麼用處，那是因為我是一個無心肝的人，是一個沉在火坑中的人！

(有所觸，突停，作色地) 可是，我挺討厭那些從閨房裏跑出來的小姐，向我宣傳，向我講道理

屏 太太！

芬 (側過臉，長長地) 別掃！——啦！

屏 (爲自己的悲哀所折服) 原諒！太太，原諒我呀！(按自己的額) 我本是來向太太哭泣的，怎麼倒哀怨起來了！

芬 (看她) 你這就算是向我懺悔嗎？(冷笑) 這個用不着

告訴你，你就用這一份心情，獻給本吧！(轉身)

屏 要是我的靈魂死了，只剩下這個軀壳，要是我的良心，

棄這個軀壳而去了！

芬 (截斷她) 那兒又來什麼道理了！

屏 (低頭) 頂少，也得顧到羞恥！

芬 得了！(偏頭不顧) 說貞潔的人，往往把門半掩半開，一下子要飛黃騰達的人，難免忸怩作態！

屏 你有刀子嗎？(氣促而停，一手抖抖地指著胸膛) 半天才喘出一句(我把心挖出來，給你太太看！) (轉身，掙扎片刻，從心窩裏，吐出一聲長長的嘆息，猛烈衝激的情感，偃息下來，如驟雨後之寂靜，徘徊兩步) 女孩兒

家，本來，一見面就打得親親熱熱的，互相訴說，像十年老友一般。今天，我來拜見太太，實在不敢存有這個念頭。我只想，太太要能把我當個人，就求太太在主人份上，抽出一分情感，施捨給我，這麼，您用一個指頭，救活一條生命，雖然，這生命也不過抵得一個小虫兒！可是太太，(聲稍高) 我明白我是徒有這顆心！原來，我們是變得這麼遠，我來到這裏，好像一個可憐的蠻女，來自遙遠的邊疆，儘管她投在太太的腳下，訴說

苦難，哀哀憐憐，可是她的言語，太太聽不進去，她的手勢，太太也不了解！（欲走）

芬 且慢！不要這麼氣憤着回去！

屏 還有什麼說的呢？幸福的人，原來怕聽落難人的呼喊，富貴的人，更是怕那乞討的，伸出來的手！

芬 （心有所感，但傲慢使它變成激怒）好利害！第一次見面，就那麼數落我！諷刺我！謾罵我！（抑下的低聲）

仔細，小姐，不要教自己閃在角落裏，而把別人看得在天上！幸福！富貴！這是什麼東西？我不懂！有沒有這東西？我不懂！他們在那兒？我更不懂！我知道，你是憑什麼說來着！（手指頭上的發髻）憑這個？（指頭上的高根皮鞋）憑這個？（狠狠地抓一下衣角）憑這個鬼樣的坎肩？可是，（更低聲些）小姐，你知道這裏面的底子是什麼？小姐，你知道這些東西的真面目是怎樣？小姐，你要看看它，要懂得它？（急急地走開）我可沒有這麼忍心！（有哀感）我只求，小姐往後談說我們的時候，別那麼快就得了！（站定，攤開一手）我的話完了，你可以走了！

屏 芬

（覺得傷了她的心）原諒！千千萬萬原諒……太太！

（上下打量她，半天，同情心漸漸湧起，慢慢轉身，插首）爲什麼命苦的，都是女人！（片刻，諦視着她）小姐，這麼激烈，這麼有骨氣，痛苦就更大！（思索地）人家說，我們女孩兒家，是天生的賤貨！在平時，楊花水性，一味虛榮！在亂世，更是貼貼伏伏，任人蹂躪！可憐，我們也太軟弱，太不爭氣，太易屈服！可是，這一切醜惡，這一切可恨可哀的把戲，那一概不是男子們造出來的？（手按在她的肩頭）小姐站在這裏，讓我看了一個真正的女人，一個剛剛出世，就長大完成的女人！（撫她，珍惜地）這一身貞潔，這一身熱烈，都還跟脫離母胎時，一模一樣啊！可是！（憂戚片刻）可憐，驅魔的手，也不饒過你，它正向你伸過來！——我沒有好話對你說，我看見那魔手是那麼大，那麼可怕！（傷痛，如自己第一次的獻身）我要！勸你服從！

屏 這怎麼能！這怎麼能！（牽住她的衣角）我來，就是求您幫助我，求您向魏會長說一聲，只要他把手放開，我

就能活命！

芬（急遽地徘徊，走去桌旁坐下，窒息地）這事情，我可辦不了你！

屏（鼓着勇氣）會長是頂聽太太的話的，只要太太替我說一聲！這城裏我們住不得，我們也願意，我們已經決定，要搬到鄉下去！（苦切，柔和）太太，將來在鄉村裏，您想，一片平靜，陽光晒過田野，（漸漸爲自己的夢對所迷戀）我的弟妹們，在裏頭跑來跑去，像咕咕的鳥兒，像報午的雞兒，我這賤媳婦，就拿着一根齒耙，在畦中鋤草，或是挑着水桶，汲水澆菜，我叫爸爸，他站在旁邊，指點莊稼的道理，（漸漸前移）太太，落出了，菜蔬都染得金黃，弟妹們跑過來，爸爸把鋤頭收起，我們繞一遭兒歸去，……太太，你想起這樣簡單的生命，你不覺得歡喜嗎？

芬（默默地看她的眼，站起來在室中踱步，心中極不平靜）

屏（在她跟前，往來追隨）在那平靜的日子裏，我要排設太太的長生祿位，那是永遠的紀念，我要早晚拜謝她，

替她誦經，我要行這種禮節，僕服事父母那樣真心，因爲我想起的，是我救命的恩人！

芬（拆落地走向前）

屏（忍淚，傾身向她）我要叫這再生的身子，做牛做馬……

芬（急遽地離開，走到近旁的沙發坐下，並悽悽地看她一眼）

屏（最後的希望）要不呢！（一邊向她走來）我沒有了，弟妹們就沒有人照顧，肚子餓了，身上冷了，都沒有大關心，爸爸年老了，有什麼病痛，也沒有人端茶端湯！（欲泣）太太，太太，您不覺得這個賤命的女人，還有一點價值嗎？

芬（跳起）够了，不要再說了！（失措地走開，微噤）激起一個可憐蟲的同情心是殘忍的！（在壁上靠一會，俯身向她，低聲地）小姐說的那個鄉村，正是我想去的呀！可是，你比我幸福多了，那個鄉村，我只能在夢裏見到它呵！（突然，執起她的手，急劇地說下去）你走呀！逃走吧！只有這條路，快快逃吧！

屏 逃！（撒手，失却一切希望）

芬 太太，不顧一切，逃！

屏 太太！

芬 你沒有錢嗎？我有，我給你！（返身）

屏 （阻止她）不，太太！（凄愴地搖頭）現在我不能逃了，不能逃了！還有一個艱苦要我來忍受，還有一個災難要我來担当，——我的哥哥在牢裏！（鞠躬）謝謝太太，您的恩德，我永遠不忘！（出）

稍頃，李麗青入

屏 我剛剛在外邊，看見一個女孩子！

芬 唔！

屏 彷彿就是史德屏！

芬 史德屏！

屏 她流淚滿面。

芬 唔！

屏 她彷彿是從你們裏出去的？

芬 我沒有這個限額，倒是你偏偏看錯了？

屏 那她不是從這裏出去的了？

芬 麗

芬

屏

芬

芬 原來你李秘書拿錢雇我看管，我該死，竟讓她從什麼地方出去，什麼地方進來，都不知道啦！

屏 唉，這個小妮子！

芬 怎樣？

屏 要人命的小妮子！

芬 你說史德屏？

屏 這妮不知死活的東西，自己不要命，可要把別人的命也坑了！

芬 怎麼講？

屏 你說，山本要一個女人，是這麼個要法的？

芬 他要一把就把史德屏抓過去嗎？

屏 還要他動手！只要下個條子，他早上要的，你不能接到下午，晚上要的，不能接到明天！

芬 唔！是會最便了，他要來個甚麼嚇嚇的？——可是，這個，誰問也贊成呀！

屏 人家那兒來什麼贊成不贊成！你要做上去，給他裝體面，他有什麼不肯的？可這裏頭得有個限度，就是不要把姑娘擱下來，擱下來！

芬

哎，那就先叫一個姑娘過去吧！

耀

山本就是這麼一般靈動，他說要這個，你就得送這個

芬

還要調一個，就是怠慢——嘿！

耀

這就要怎麼辦？

芬

要照你說的那麼辦，山本一翻臉——（低聲）沒有人受得了！

耀

哦，就是要的史德屏！

芬

這小妮子別扯！昨天，今天，頭尾兩天了，她一味要死要活，這個款，眼見，就要聯不成了！

耀

原來就沒有什麼款可聯的，男人們做事爽快，乾脆把史德屏押過去，不就得了？

芬

可是，現在就不能那麼簡單了。你既然把山本扶上台，就不能抽他的台板，這時候，全城的人都知道這件事，都談論這件事，山本手下的人，更不能放過這機會，正準備轟轟烈烈地慶賀一番呢！你把史德屏像囚犯似的押過去，這成什麼話？山本的臉一放下，你還不是死——

耀

那得怎麼辦？

芬

那就得叫史德屏，甘心情愿，乖乖地到聯歡社，去同願

芬

問拉手呵！

耀

這就是一個難題了！

芬

（轉成低聲）難題呵！這裏……景芬！

耀

什麼？

芬

（略頓）你知道，山本是怎樣的一個人？

耀

（調侃地）說得上是風流瀟灑的人物呢！

芬

沒錯，在娘兒們跟前，他幾乎是如此的，可是，他實在是比老虎還要凶，比毒蛇還要毒！

耀

哦！

芬

全廈門人的生死之權，都操在他個人手裏，而他是暴戾乖張，反復無常，——我告訴你，在這種場合，就是會長自己都沒有保障的。

耀

那是實在的情形！

芬

他把命看得比螻蟻還不值，他是冷血的！你知道，汪謀長，人家叫他汪不羞的，是怎樣死的嗎？

耀

唔，聽說他給騷問點火抽烟，怎麼就觸怒他了。

芬

這種靈鬼給騷問點火抽烟，原來沒有錯兒，可見鬼的，不知道他是嚇得發抖了，還是怎麼的，竟叫火燒着了額

耀

不知道他是嚇得發抖了，還是怎麼的，竟叫火燒着了額

芬

不知道他是嚇得發抖了，還是怎麼的，竟叫火燒着了額

耀

不知道他是嚇得發抖了，還是怎麼的，竟叫火燒着了額

問的鬚子，——這麼，一個條子下來，就給帶上黃巢山了！

芬 還定了他一個什麼罪名呢！

羅 刺客！給關間點火抽烟，動了他一根鬚子，天，這就是刺客！

芬 （吁一口氣）啊，真太冤枉！

羅 （低聲）這一着，恐怕會長要倒棋了！

芬 噫！（沉默）

羅 （把燈看一會）景芬——要是你能及早抽身——

芬 （沉默中冷淡的聲調）抽身跟你說書跑嗎？

羅 我想，還是你，是你應該跟我提的。

芬 你提得也够了，還要我來提！

羅 噫，景芬，回頭是岸！

芬 算了，羅青！我也有自己的路的。我們原不是同路來，

也就不見得是同路去。（沉默）既然到處都是火坑，由

我自己來跳，比跟任何人跳，都會更好的！

羅 可是，要是有一個人，他肯願引你離開永坑，永遠離開

芬 哈，羅青，我們都是過來人，話也就可以坦白講，我肯

訴你，跟你比較起來，我拂上會長一點都沒錯，一點都

沒後悔！

羅 噫！

芬 頂少，會長還把我當做玩物，就使他心裏頭不高興，一

口飯總得給我吃，你呢——！

羅 我呢？

芬 明天，後天，（把手伸出來，指着一列輝光四射的戒指

）我這些金銀首飾，要是忽兒丟了，我這個身子，也就

一文不值了！——噫！你看錶，你要走了！

羅 我不再跟你說下去了。

芬 生氣啦？

羅 這才不！今晚，我說你不過，我就得老老實實地當秘書

，我已經誤了時間了，會長在興亞俱樂部等我！

芬 那你就去吧！

羅 往後，我們再長談。（到門邊，回頭來，如狼一般地笑着）我告訴你，總有一天你要乖乖地跟我跑的。（出）

史甫由女婢引導自左入。（女婢趨出）他孤零零，顯得

瘦骨柴立，陷下的眼睛，閃着焦灼的光，手提着燈籠，火仍亮着。

南（低聲）魏太太！

芬（正走向後邊，訝而轉過來）哦！——你先生呢！

南 誰記得呢！

芬 還有點兒記得，吳先生有什麼事？

南 還未來見過小女德屏嗎？

芬 你問史德屏？

南 聽說她來就你太太，她來過沒有？

芬（驚）來領來過的！

南 在那兒？

芬 出去了！

南 出去了！可說道往那裏走？

芬 還倒沒說起。

南（默然，隨即）出去多久了？

芬 有半來分鐘吧！

南（呆立一忽，要出去了，却又默然地）小女不懂人情世故，平日地跑進來，驚動德太太！

芬

這半天，她瘋瘋狂狂，連魏太太說下什麼話的話，請你不要說她！

南 我那能怪她！

芬 謝謝！（由原門出）

南（望着他背影，）剛才是女兒，現在是父親（搖頭）啊！

魏照銘自中門外走廊那邊走來。

銘（聲音）魏青！魏青！（喊着已由原門入）魏青！

芬 找魏青嗎？

銘 哦，他不在這裏嗎？

芬 誰來過，怎樣？

銘 他出來見我！

芬 走了！

銘 走了，走了！就是這麼做掩雞兒戲似的，我趕來，他却溜烟的走了！

芬 他說要到樂苑俱樂部找徐。

銘 我在俱樂部等了他半天，不見人，以為他死了，回來

，却又走了！——我問，他在這兒就了多久？

芬 急急地來，又急急地走了。

銘 真是見鬼！

芬 別急吧！他到俱樂部找不到你，還不回頭來？——你就

等他一刻吧！

銘 （無可奈何，只得這麼辦。於是他緩緩地，重重地踱起來。一邊，對自己似的，怒沖沖地喊）史南這老傢伙不是人，沒有人心，你嚇着要把他的兒子槍斃了，他還是不肯！

芬 （同情地）你們，幹的到底是怎麼，怎麼回事？

銘 要不是事情弄到這地步，就拿他活埋，才用得這口氣！

芬 史南怎麼說？

銘 怎麼說！早上，他爽爽快快地答應了！

芬 這是騙人的！

銘 真他媽的想不出，要沒有眼睛跟着他，就中他的計了！

芬 現在怎樣啦，事情？

銘 （頓挫）沒有你的！

芬 （聽見熟稔的腳步聲）哦，李秘書回頭了，「沒有我的

」，我就進去吧！（入）

李耀青進。

羅 會長，我往俱樂部走，路上碰見姚局長，他說您已經回家，我就立刻轉來。

銘 這大半天，你跑到那兒吊膀子去？

羅 沒有，我就是來這兒見會長，見不到，馬上往俱樂部跑了。

銘 混帳！我叫你一直到俱樂部找我的！

羅 我以為，這時候會長說不定回家了。

銘 還囉囉！——傍晚顧問叫你去，問什麼來着？

羅 問姑娘的事情到府怎樣了。

銘 你怎麼回答？

羅 我說絕對沒有問題。

銘 嚇昏了，就只這一句？

羅 我說，姑娘那一面，當然要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不過，這樁事，意義很大，得佈置一番，宣傳一番！這處可以在政治上，外交上，發生重要的效果，說了嗎

鵬 說的，說的！

鵬 他態度怎樣？

鵬 不動聲色！

鵬 他回答什麼？

鵬 一聲也不響！

鵬 咳，這個惡魔！（沉默有頃，警告地）你算是親身見過

鵬 顧問，親口對顧問袒保過來，你就不能再站在旁邊說風

鵬 涼話，事情要怎麼辦，你自家兒應該明白？

鵬 這一會，當然不能那麼冷冷清清的，我們得跟各報館連

鵬 絡一下，請他們盡量紆張，來個熱熱烈烈的宣傳！

鵬 要得了，還有呢？

鵬 各方面的人士也得再去交陪，交陪，（連絡之意）送禮

鵬 的，致賀的，誦點的，都要有計劃地去推動。

鵬 這個我們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你不妨再去接頭接頭，

鵬 還有，別致聯歡社像和尚廟一樣冷清，張掛起來，打

鵬 扮起來！

鵬 這已經做到八九分了。

鵬 要做到十二分，懂得嗎？

鵬 是！

鵬 鵬鳳駒大

鵬 請坐，鳳駒。事情怎麼了？

鵬 我看這門子事，要擺不好的！

鵬 怎麼，你有什麼消息嗎？

鵬 消息倒沒有。

鵬 那又何必庸人自擾呢？局長，這門子事非攪好不可！

鵬 我的意思，把史南史德屏也都押起來再說。

鵬 唔，一個人做了公安局長，就只有「押」的本事！

鵬 史南死心眼兒，你跟他永遠說不通！

鵬 鳳駒，聯歡社的花彩難道是裝點來做刑場的嗎？

鵬 有什麼旁的辦法呢？

鵬 辦法讓我來想好不好？史南一家，除開那個在牢裏的不

鵬 說，你都讓他們有最大的自由，二根頭髮，你都別動他

鵬 們！無論怎樣，我要叫他們自動屈服，非要叫他們自動

鵬 屈服不可！

鵬 萬一，他媽的一窩兒逃了呢！

鵬 叫你吧繩子放鬆，可不就是把繩子丟了不要了啊！你

用的那些人都是一個個的飯桶？——事實上，史德堅在我們手裏，你就拿大刀迫着史南逃，他也未見得逃的。喂！——不管史南逃不逃，我看最後，最後總用得着我的辦法的。

銘 時候到了再說吧！此刻，你不要煩莽，要知道，兩莽只能誤事，決不能成事。一步踏錯，什麼結果，就沒有人曉得了！……一切事情，明天決定吧！無論怎樣，明天總得有個決定了！

姚鳳駒告退。

耀 (將走未走，感到肩頭任重，沉鬱地) 會長，我們胃的是怎樣的一個險呀！

嗎！胃的這湖險！

耀 在開頭的時候，要是我們稍稍為考慮，——各方面都稍微考慮一下，今天，就不至於有這個困難。現在是——

「騎虎難下！」

銘 事情做了，還說他幹什麼？廢話！

耀 前天，我是與南回來，就曉得這事情有麻煩，我會經告訴會長，——至少我個人——

銘 (覺得他狡猾可恨) 你別想消遙法外啦！我告訴你(疏竣地)有禍同享，有禍同受！

耀 呢，當然，跟會長這些年頭，當然——

銘 那你就不要躊躇，不要回顧，放着胆子做去。——時間不早了，剛才說的，都去進行吧！

耀 嗎！

銘 報館那邊先去跑一趟，這事情需要一個很漂亮得體的輿論來幫襯，給主筆說，明天就得發表！

耀 哦，是的。(告辭)

銘 明早會。(送他出)

靜寂，魏鼎銘失神在思慮中。

樓景芬悄悄由中門入。

芬 鼎銘！

銘 哦，景芬！

芬 晚了，你都可覺得疲倦嗎？

銘 (不置) 疲倦？——這時候，疲倦？

芬 你們不能把心放寬些，把手放鬆些嗎？

銘 你說什麼？

芬常常回前後左右看着，也好替自己留個餘地呀！

銘 我不懂你說什麼？

芬 我們不幹這門事，不吃這門飯，不好嗎？

銘（盯她）你瘋了，我們不幹這門事，不吃這門飯，我們幹什麼？吃什麼？

芬 天下這麼大，難道連我們幹的，我們吃的，都會沒有嗎？

銘（走近，撫慰她）景芬，這一定是剛才大家說的一番話，都給你聽見，你就胡思亂想起來了！

芬 何止剛才說的一番話！半年來，這一切人，一切事，風驚！浪險！不夠叫我們寒心嗎？

銘 寒心？……人生就是奮鬥，你說寒心？不，不！我不寒心！（撫她的肩）景芬，今晚你好極了，溫柔極了，哈哈！你一向，一向……（燈光照見他死樣的，陰青的臉）

幕

第一幕

第一場

翌日上午十點左右鐘。

軍法處一監禁室。

四壁塗黑，一門，一小方窗，一張板床，別無長物。

史德堅，在長久的，無結果的踱步之後，至靠在板床上

，但並沒把眼睛閉下。像一隻撲門後退下來的野獸，略事休息，腦裏仍奔馳着鬥爭的問題。激情像一片烈火，燒灼着他

，他的面目頓呈瘦削，顴骨挺起，眼光熱烈。他變得敏感，暴躁。

幕

門那邊響起鑰匙轉動的聲音。

他的眼睛慢慢向那邊轉過去。

門開，馬慶平進來。

馬，四十五歲，是一個老練的看守長，很能應付犯人。

他常常笑，但沒有人能分辨那是和氣，還是陰險。他也常常

侮辱犯人，但沒有人敢拿定那是好意，還是狠毒。

堅（略微震動）哦，馬看守長！

馬（雷聲地）哼！

堅 提審的嗎，高看守長？

馬 (放下臉) 你打這邊的聽差！

堅 我要不給他一個耳光，看守長也不會來了。

馬 打人是犯法的，你懂得嗎？

堅 我給自己弄一個坐牢的罪名！

馬 這用不着，後頭多的是！

堅 真的嗎？誰說一個給我聽！

馬 軍法官會告訴你的。

堅 得軍法官？

馬 看守長是看管犯人的。

堅 可是，馬看守長，我給關進來多久了？

馬 問你自己。

堅 昨天早上，今天，整整一天了！

馬 不錯，差不多一天。

堅 (抑着一胸膛的氣，聲音變得可怕) 那麼，爲什麼還不

提審？

馬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

堅 關上一天了，爲什麼還不提審？

馬 (五官像在笑，但聲音並不和平) 關上一天了，還不提

審？哈！(轉身) 說得好氣派，彷彿已經關上一年似的

！

堅 難道要關上一年才提審嗎？

馬 (作色) 關上十年才提審，還不算遲！

堅 (沉默) 哦，十年，說不定要太遲了！

馬 噫？

堅 十年後，審判我的怕就不是馬先生了！

馬 唔，我曉得，我曉得，十年後是歷史先生審判我馬慶平

了！(他不屬地移開)

堅 馬看守長！

馬 (不耐地) 什麼？

堅 儘快地把我判了！

馬 那是軍法官的事情。

堅 可恨，你們一鼻孔出氣，却儘會互相推諉，彷彿自己一

身乾淨！

馬 你說過了火，你忘記這是什麼地方！

堅 我怎會忘記，這是牢獄！

馬 可是，你記不得從牢獄再進一步是那裏？
堅 是那裏？

馬 黃巢山！千萬顆頭顱都在那裏砍掉了！

堅 唔，唔……當然到這兒來的，有幾個能回去！要殺由你，要烹也由你！……可是，馬看守長！

馬 還有什麼說的，先生？

堅 給我一個罪名！

馬 嘍！這有什麼用處？一個罪名！

堅 (難受) 馬看守長，叫一個人死是平常的事，可是，要把他帶出去殺頭了，却不給他一個罪名，這是最殘忍不過的事情！

馬 (五官像笑) 這就怪！難道罪名能叫你在砍頭的時候，覺得爽快嗎？

堅 (憤激) 什麼話！劍子手都不說的！

馬 (談笑起來) 够了！我講，於你沒有什麼好處！

堅 (痛，恨，燃燒他的胸膛，聲音由低而高) 無緣無故，把一個人押起來！……用卑鄙的手段，把一個無罪的人，推進牢獄裏！……用好惡的權力，把一個無辜的同胞，

(嘆而斜) 幾時不是同胞？今天，你們黑了心，回頭來糟踐自己的兄弟，迫害自己的兄弟，到頭，難道就有什麼好處？

馬 (邁向門走去) 傢伙，非得把你手脚扣起來不行！

馬 按門鎖，同時，門自向內推開，一差役站在那裏。

役 看守長！(遞上一文件)

馬 (接過) 三百八十五號，——那一個？

役 那個孩子。

馬 孩子！

役 那個一直哭喊媽媽媽媽的。

馬 唔！(沉吟間) 等一等！(摺疊文件)

役 可是看守長！

馬 什麼？

役 憲兵就在門口等候。

馬 等着要人？

役 說要馬上帶過去。

馬 你給憲兵說，我馬上就來。

差役出馬倒斃在那裏。

馬 (將走，忽而折回頭) 小——子——！ (一邊返手把門關上)

堅 (苦悶壓着他，沉默)

馬 你要一個罪名！

堅 要是有罪。

馬 用不着，你要多少有多少！

走廊那邊擱進慘厲的叫聲：「媽媽，媽媽！」

日憲兵的叱喝聲：「巴格耶魯！」

馬 (不動) 你臉都白了，小子，你要罪名！

堅 (低聲) 他們帶他出去做什麼？

馬 槍斃！

堅 犯什麼罪？

馬 法官還沒告訴他！

堅 沒審問，就槍斃？

馬 你要是活得不耐煩，這麼幹最省事，最痛快！你有罪無罪，有審問沒有審問，子彈一樣打得疼的！(沉聲問他)

堅 (你要死？)

馬 (恐怖，執着) 我不能死，我不死！

門外邊，風吹進來死亡的叫喊：「媽媽啊！媽媽啊！」

馬 (低聲) 你別以為自己沒有罪，別人都有罪！我告訴你，這小孩子比你還要年輕，不會過十七歲，在家裏還是吃媽媽的奶的。他不識好歹，口裏胡說八道，就把命說

丟了！

堅 他說了什麼？

馬 「報仇！」這真要他小子的命，你不知天高地厚，却說

要報仇！

敲門聲。

門外人聲：「馬看守長！」

馬 (屏息) 那個？

門外人聲：「是我。——馬先生！」

馬 (把門拖開，李耀青出現)

馬 馬先生，我找史德堅來。

馬 找他！唔，巧——(又故意回頭) 你就是史德堅吧？

堅 不錯。

馬 (轉向外) 巧得很，巧得很，就在這個號子裏。——得

來個傳話人嗎，李秘書？

堅 不必，我直接跟他談。

馬 就在這裏頭？

羅 就在這裏頭。（已進來）

馬 聽你的便吧！（對德堅）先生，說不定是你的救星到了

！（出）

羅 （看一眼背後關上的門，回頭微微點首）少爺，您好！

羅 還好，秘書！

羅 糊糊，我從外頭經過，聽說您就在這兒，就進來看看您

！

堅 謝謝！

羅 不必，我不過順便看看來的。

羅 可是，這裏有什麼看頭？這裏頭的臭氣，有傷貴體！

羅 這沒相干，我告訴你，我到這兒來，滿心高興！

羅 （沉思一刻，抬頭）你叫做高興的，我們叫做狠毒！

羅 （笑）你說得不錯，我當真沒會帶什麼好意來的。（盯

住他）看一個人！看一個不知高低的，盛氣逞強的人，

關在這麼一間漂亮的洋房裏，我心裏的高興，怎麼也按

捺不住？

堅 鬼！（低叫，指自己胸膛）你別再給我添火呀！

羅 （故意後退）當然，我提防着，我正對着一匹凶獸，

放心！（不屑地）你想我會動手嗎？

羅 我沒有這個體面，這要弄髒貴手了！

堅 （轉側，苦悶）有什麼事，秘書！這時候，跑到這裏來

，掉花腔？

羅 倒也不見得全是掉花腔。（正經地）先生，我給你帶罪

名來了。

堅 哦，秘書又兼上軍法官了？

羅 好說，這樣大的官，我當不起。可是，你先生的罪名，

我們這城裏，誰個不知，誰個不曉？

堅 什麼罪名？

羅 難道看守長沒會告訴你？

堅 他始終不說。

羅 這也難怪，在他的地位，沒有說的必要。——讓我這個

無事忙的秘書告訴你如何？

堅 請說吧！

羅 （突然，嚴重地）少爺，你怎麼這麼糊塗，幹下這等事

堅 我幹什麼事來着？

羅 要是你高興，你把天打塌下來都可以，你怎麼幹起這等事情？

堅 我心裏又着急又痛苦，你快說吧！

羅 (冷下，慢慢地) 難道，難道你自己幹的，自己都不知道？

堅 天！說吧，我幹了什麼？

羅 (抑低，) 別裝傻，少爺，你的兄弟都給你供出來了！我的兄弟？——供什麼出來？

堅 (更低，指着遠處) 大鳳山的兄弟，把你前前後後都供出來了！

羅 (雷劈) 大鳳山的兄弟！——！

羅 (嚴厲，如一個法官) 你敢當游擊隊！

堅 (慘色) 這是，這是要人的性命罷了！

羅 別裝冤枉，人證物證俱在！

堅 在那裏？拿出來！

羅 這裏是牢獄！不是法庭！

堅

(可怖地瞪他許久，然後轉身，悲憤地) 哦，這世界，這地獄，什麼事不可能？什麼事不能發生？最卑鄙的最得勢，最殘忍的最有權力！正義，良心，全都摧滅，奸淫，屠殺，到處都是！(對秘書) 烏鴉叫了，當然有一個人要斬首的！

羅 在黃巢山上！

堅 你的聲音沒有一次不應驗的，我準備着，就是了。——你的使命已經完成，你可以走了！

羅 (顯得感傷地) 這是對朋友的态度嗎？至少，這是對「人」的態度嗎？我知道我急着要一個罪名，老遠給你帶來，你這逐客令，算是給我的酬勞嗎？

堅 李先生，原諒我，我心裏難過，你出去啊！

羅 唔，真是……算了！(轉動門扭，却又回頭) 可是，史德堅！

堅 唔！，

羅 你看我是什麼人？

堅 你是秘書，魏會長的秘書！

羅 不對，你們一直就叫我漢奸，叫我走狗的。(放慢) 史

德堅，你能不這麼叫我嗎？

堅（無意頂撞他，沈默）

耀可是，走狗，漢奸，也不全是壞蛋！野草裏都長得起鳳凰，垃圾堆裏更常常檢出好吃的東西！

堅你是什麼意思？

耀（細聲，慢慢地）我，同情你！

堅（恐縮）同情我？

耀唔，看你那付樣子，彷彿要是我能够幫你忙，你也不肯讓我效勞似的？

堅（惑異）你能幫我忙？

耀（有把握）我當然能够，而且，我就是爲着這個到這兒來的。

堅（防禦地）李先生，這種話可以不說，你就不說吧！

耀我猜得不錯，你是用不濟我的。

堅看見你，我覺得可怕！

耀（忿然）好的，我們兩個人合起來，永遠攪不出好事情，我算是白跑這一趟！（揮一下手杖，走）

堅（突然，追着他，高聲）你講講看，一百次壞的也有一

次好的，你講給我聽！

耀干我什麼事！

堅（已站到他面前）你既然有力量，你能眼巴巴地看一個冤冤枉枉地死掉嗎？

耀我要再干預這件事，就不是人養的，走開！

堅（阻止他）你要這麼跑了，我死了也要悔恨的！

耀唔，（片刻，手杖點到地上）幾時，你也這麼後悔了？

堅你設身處地，替我想想呀！

耀（憤慨）可是，你們會替我們想一想？會否「設身處地」地替我們想一想，當你們鐵嘴銅舌地指我們漢奸，

指我們走狗的時候？

堅（定一定他的心）那你是「不想，不想！——算了！——走開！——」

耀（微搖其首，嘆息地）嚶！……（幾秒鐘過去）德堅！

堅（站在那裏）什麼？

耀這時候，我要是惡一時意氣，把你丟了，不管你生死，我真太沒良心了！

堅你要怎樣？

耀 我要設法放你出來！

堅 你能夠？

耀 能夠！

堅 (看進他) 你有這種心？

耀 你聽我說！

堅 你，(返而遲疑) 吧！

耀 早間，我見過你父親——

堅 (驚駭) 難道我的父親還在這裏？

耀 奇怪，他能到什麼地方？

堅 到內地去，他們決定跑的！

耀 他怎麼跑得了？一來，沒有通過證，二來，他的兒子在

牢裏！

堅 (打戰) 啊，一家都在虎口裏呀，沒有一個能逃脫的了

耀 ！——那麼，我的妹妹呢？

堅 我們要說的，正是你妹妹的事情！——別插嘴，等我說

完了，再說！——早間，我見過你的父親，談的就是怎

樣解救你的問題，魏會長交代，說只要你的妹妹肯——

那麼，他可以一手担保，可以向軍法處疏通，馬上把你

放出來，——你知道，這方面，魏會長也還行得通的。

而且，有這麼一個機會幫你忙，魏會長本人，他說很覺

得高興！我把這個意思，給你父親說明，他老人家也很

贊同。

堅 (駭嚇) 我的父親很贊同？

耀 他還能反對嗎？兒子的生命，萬金都買不來的，他能說

不要兒子嗎？他毫無異議，並且叫我火速辦妥這樁事情

，——哦！看來，你做兒子的，倒另有主意對你的臉色

鐵青，你父親的意思，做兒子的却不贊同嗎？

堅 (昏亂，窒息地) 哦，我！

耀 那真沒有辦法，說給你聽，你都不受用，還希望你做！

堅 還要我做？做什麼？

耀 你當然不是毫無用處的東西啦，我同你父親商量的時候

，你的妹妹不在家，沒會探她的口氣，我想的，跟你父

親想的不相同，他老人家是個很小心的人，或者說，做

父母的最能了解兒女，他說你的妹妹個性強，像一條鋼

，堅硬，但一折就斷！——所以，我特意來找你，(見

對方靜立不動，自說下去，聲音低，也更緩和) 你眼前

這憤處境，這個危險，你的妹妹當然不能不問不問，如果由你來勸說，——只有你，你一個人能夠說服她！

堅 (可憐她) 我能够說服她！

羅 你的妹妹是個明白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當然要比較輕重，她不能——

別說下去了，祕書！

羅 我就得也很够了。

堅 祕書，我已給侮辱够了，你再來侮辱！

羅 豈敢，我沒有這個意思。

堅 (靠壁站立，內心苦痛) 你要幫忙我的，就用的這個辦法嗎？

羅 這辦法果然不是最好的，更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堅 那就算了，我們不必再談！

羅 那——只有死路一條！

堅 我就走這一條！(他走去，斜躺在板床上)

羅 (思索一刻，走近他，先用杖敲地，提醒他似地) 德堅

堅 走了！

羅 (用極優美動聽的聲音) 人生的旅程中，你才跨生第一步，光明的前途在你面前展開，偉大的事業，待你豐富

的生命來完成，這一切，你都不想想嗎？

堅 可憐我，你出去吧！

羅 (色變) 看來，你真是非死不痛快了！(掙額，苛刻，低聲地) 考慮！考慮！(極低的，恐嚇的聲調) 一失足，千古恨呀！

堅 (跳地站起) 出去！出去！快出去！不要叫我跑上黃巢

山的路，也咒罵你！

羅 (杖擊地) 你史家沒有一個是人，沒有一個有人心！(轉身走，門閉，史南進來) 哦，你父親自己來了，他會

給你更好的忠告的，我幹我的去了！(出)

南 (憔悴，焦黑，像一條給電燙過的柏幹，臉上滿刻着憂

紋，心中滿載着痛苦。他輕輕走進監禁室，態度堅定，

眼睛射着餘燼似的，熱烈的光輝) 堅兒！

堅 哦，爸！(走去，抱住他的臂膀)

南 (圍住他的肩) 你竟落在他們的手中了！

堅 爸放心，孩兒無罪。

南 還有什麼用！（回頭看門，眼光睜而銳利，彷彿要把門射穿似的）剛剛，他來過了？

堅 爸說李秘書？

南 是的。他見過你了？

堅 見過了，怎樣？

南 兒呀，他一定對你說過了，這個人！……（震動）你聽，我已經答應了！

堅 答應什麼，爸？

南 （長嘆一聲）屏兒的事！

堅 （後退，審視他）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那個

秘書，他專門賣舌頭，做隱套，開陷阱，剛才，他要的也是這一套，我不上他的當，可是你——（駭惑）爸？

南 （避開他的眼光）爸老子，能便到什麼地步！堅兒，你知道，人家說你是什麼？

堅 秘書對我說過的？

南 他說什麼？

堅 說我是游擊隊？

南 游擊隊！（痛苦地扭身，又轉回來）這是什麼罪名？

堅 殺頭罪！

南 （以手蒙臉）堅兒，這是口裏說說的事嗎？

堅 可是，孩兒慚愧不是游擊隊！

南 （撲住他的肩）這不是慚愧的條件，你看，我們在牢裏呀！

堅 （穩站著）難道在牢裏就要擦一顆心嗎？

南 你不懂得，堅兒！你不懂得為父的心的！（不顧一切）

堅 我們沒有罪，我們不應該死，我們非靠這偏惡人來救我們不行！

南 你打算怎樣，爸？

堅 我要給屏兒說，她會答應的。

南 那你還沒懂把你的意思告訴她？

堅 好幾次，我想對她說，可是……今天一早，她又出去，還沒有回來，等下我一定要告訴她！

南 那她還不知道？（指父親的廳亮）

堅 不知道。

南 還有救，還有救！（執其父手，悲憤，懇切）屏妹並沒有什麼對我們不起，我們不應該讓她聽見這種話，不感

該讓誰知道這個妥協！爸，千萬不要告訴她呀！

南 你要我怎樣，堅兒？

堅 拒絕！堅持到底，什麼結果，準備接受！

南 事情不那麼簡單。

堅 替自己，替民族留一點名聲！

南 (戰慄) 堅兒，不要碰我太重！

堅 (沉痛) 爸昨天不走，實在是一個大錯！

南 爸要走得，那兒要等到昨天！爾兒，你難道不知道，

人家的鐵鉗，早就把我們鉗住了？

堅 (氣憤地喘動) 可恨，可殺！可恨，可殺！這走狗，這

漢奸！(在父親面前站定，舉起雙手) 這要怎麼辦？！

「這怎麼行？這不是痛苦，這不是忍受，這是卑鄙，這

是無恥，這是臭名！」(抓起他的手，懇求地) 我們不能

答應，萬萬，不能答應呀！

南 (轉身) 天！為什麼我還有知覺！為什麼我還有這一顆

心！

堅 不要難受，爸，心一決，什麼都安穩了！

南 (低頭看他，思索一忽) 我求我兒原諒！——屏兒一定允

許的！

堅 (跳開) 允許！一面是壓迫，一面是犧牲，爸說它是「

允許」！爸連自己的女兒都看輕了！(屏息一忽，轉成

悲憫地) 妹妹呀！你要怎麼辦呢？人家不是要你的生命

，人家是要你的人格，你的羞恥，——要你的超過生命

的東西！

南 (內心慘痛，欲言又止) 爸誠然對不起女兒，可是，沒

有第二條路好跑了！

堅 (失望) 好的，這麼說，當然是最乾淨不過的了。可是

，爸何必來？這句當我不願意參加，們做去就是，我不

出去。——像那個祕書，爸，也是來行好事，我不沾這

個光總可以的，爸？

南 (固執) 還要你來，還要你來！

堅 我來做什麼？

南 要你對屏兒說，你贊成這個辦法！

堅 (急說) 孩兒沒有這個勇氣，也沒有這種面皮！

南 (極不安地望著他)

堅 孩兒怎麼能夠對她說：「妹妹呀，你去做婊子，去給敵

人奸淫，好教哥哥出獄」啊！

南 (聲抖) 你把我羞辱得也够了，做兒子的儘可以趁父親，拳頭越重的越漂亮。此刻你沒有工夫體諒爲父的心，那麼，這個父親，只能教你知道他的決心了！

堅 (離開他，慢慢走動，眼睛望着他) 爸的心，倒是這麼的，決定了，妹妹自然會服從的。別人的壓迫，別人的威嚇，她都不敢反抗，她都敢說不，爸把父親的權威拿出來，她當然只能貼貼伏伏的了。可是，爸利用道，好沒體面啊！(站定) 我不妨也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我既然無罪，用不着妹妹的皮肉來贖罪！

南 (突然看着他)

(冷冷地) 這麼一來，自然一帆風順，兒子出獄了，爸做了國舅，妹妹在深宮裏的哭聲，既然聽不見，也就可以不管她。老百姓當然會領悟，爸從前所以不出來做官，原來是嫌官小；這時候，老百姓才認識爸的志氣大，爸的眼光大！

南 (色變) 够了，堅兒！今天你罵得越狠，他日，你的心痛得越狠！現在，跟你再說下去，是沒有用了，我當然

風全你的意志，一切聽軍法官判決！可是，(悲痛，半響) 我既然不能救出我的兒子，我必定要救起我的女兒，(自覺恐怖，聲變) 無論怎樣犧牲，犧牲什麼，我要救女兒活着(轉身出)

幕

第二場

同日下午三點鐘。

姚鳳駒家一私室。

史銀，四十二歲，油烏的頭髮向後梳，在腦後挽個辮結。圓圓的臉長得很福相，有一個略塌的鼻子，一張端正的嘴，從那裏發出來的聲音很溫和。天性的，慈厚的微笑常常掛在嘴邊。柔胖的身軀，顯得倏些，雙腳穿着尖小的黑皮鞋，隆起的足背，說明小時會受纏足的痛苦。

姚玉玲，史銀的女兒，十一歲。像一切孩子一樣，有一點很好的小心。

幕啓時，玉玲倚在母親身旁，向母親切切低語。

玲……屏姐，他一邊親我，一邊流淚，我問他話，他又

說，可是，眼淚就更一串一串地落下來。媽，爲什麼屏姐這樣苦呢？

銀 你不懂得，玲兒！

玲 媽，你給她說，教她不要那麼傷心吧！

銀 媽話都說盡了！

玲 媽，屏姐真好，我不要她回去了，媽！

銀 是別人家的人，怎麼不要她回去呢！

玲 人家要欺負她，我要她留在我們家裏。

銀 哦，誰留得了她！那個留得了她！……嗚，今兒早上，你怎麼把屏姐請來的，玲？

玲 我嗎？我給你說，我們走，走，走，我在前，阿香在後，剛剛到她家門口，看見一個人開門出來，我就上去，

問她這裏有沒有一個史姑娘，她說做什麼，我說我媽媽

有一封信給她，她說什麼信，我看看，我拿給她，她就

看起來，看完她說我就是史德屏，我說，我媽媽請史姑

娘跟我們一道回家，她說好，我們就一道兒回來了。

銀 唔，（嘆息着）一道兒回來了，可也沒有用處呀！她連

飯都不吃呢！

玲 哦，我去看看，看她吃了多少，看她吃飽了沒有，媽，

我去看看就來。（右門入）

銀 （稍停站起，憂愁表現在面上，她在室中來回走一遭，

向右邊叫）玲！玲兒！

玲 （在裏面）哦，媽！

銀 別那麼纏着屏姐，教她反而吃不下，你好好兒讓她自己

吃。（就原位坐下）

玲 （玲蘿地）媽，屏姐就出來了！

說着，去玲與德屏自右門入，兩人相依靠，並排走着，

有如一對姊妹。

玲 屏姐只喝一點湯，什麼都不吃！

銀 咳姑娘！你這是怎的？連肚子都不顧了！

屏 （痛苦的摧殘人，每那麼厲害，前後相比，判若兩人！

三天兩夜，她赤手空拳，往來衝突，已耗盡最後的精力

，渾身在一種失氣的狀態中，這纏糾索。一雙眼睛已哭

得紅腫，眼神猶如火焰，有時暗然無光，如火之將熄，

有時灼灼照耀，如乾草焚燒。頰上血色，早經褪去，兩

片薄唇，變得發白，嗓子濕啞，聲音微細，並隱隱囊顫

銀姑，我不餓！

玲 媽，屏姐就一味說不餓，不餓，不餓！

銀 今天，姚先生要我把姑娘請來，勸勸你，要你懂得開，看得透，——我想，我們平素雖沒過往，但算起來是人家，論輩數，也比你高一輩，做你的母親也還生得起，這麼，我的話你也許肯聽一兩句，可是——

屏 銀姑媽的好意，我都懂得。

銀 玉玲，別那麼攙住姑娘，要攙倒她的。（片刻）姑娘心中的委屈，我全知道，可是你看，這種事，我們就哭壞了身子，又有什麼辦法！人家比我們富貴的，比我們更要金枝玉葉的，都，都！（她咳嗽一聲）姑娘還有人給你排場，給你裝點，諒來那個人也不會虧待你的。（看對方不言語，躊躇再三）還有一句話，我沒會對姑娘說起——

屏 什麼話，銀姑？

銀 我實在不願意說呀！

屏 銀姑，我還有什麼話不敢講？請你這就說呀！

銀 日子就在明天了！剛剛定下了的，說是顧問那邊來了一

銀

個條子，魏會長他們看了，馬上決定明天舉行，已經派人通知你的父親了。

德屏把一個寒噤，又沉默了。

（站起，向她走來）今早，姚先生從外頭回來，還說等兩天，我想很好，免得太匆忙，可是——（替她掠髮，覺得要哭，聲轉高，）姑娘，要是在平常的日子，這是一件怎樣大的喜事！你家要滿房紅，聯彩要掛滿廳頭廳尾，你爸爸早幾個月就要日夜奔走，買得大箱小箱，全是嫁粧。今天，你身邊至少有五個伴娘，替你梳粧打扮，晚上，做母親的，不知有多少心腸，對女兒傾吐，不知有多少吩咐，對女兒說起，可今天——（不語，突然攙住她，低急地）姑娘，屏姑娘，你且把這個老婆婆，當做母親吧！

屏

（無血的嘴唇，不知高低地展開微笑，因為心中突湧起甜蜜的記憶，把慘痛推開，她吃吃地）媽！媽媽！（兩手攙住銀姑的手掌，頭向後仰，把她癡看）媽！（但畢竟不是自己的母親，慘然）銀姑，你好，你——太——好！（慢慢地，將手放下）

銀（知道她的意思，悵悵地走開）姑娘，我真也不知道怎

麼才好啦！（在思索中慢走幾步）玉玲你先把那碗燕窩

湯，捧來給屏姐喝吧，你爸爸的，等下再做一碗！

玲好的，我就去端來！（出）

銀（走往原位，頹然坐下）我知道，姑娘，我知道！

屏銀姑，我的心一直沒有變過！

銀你對的，你對的，可是，姑娘不知道，你父親也已經答

應了啊！

屏我爸爸也許真個答應了的，他犧牲他的名譽來救他的女

兒，——父親對於兒女，真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給的！他

還沒有告訴我，也就見得他心中悵悵了！（靠壁站立）

爸，唉——爸！你的慈愛怎麼大，犧牲就怎麼大！你呀

，你甚至放棄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你平素那樣看

重的，甯死不肯丟棄的東西，爲着女兒，你都不丟了，

都犧牲了！（低語）這樣愛，這樣苦痛！（抽抽一會，

帶了喘息的細聲）可是，可是女兒要怎麼辦呢？女兒有

什麼面孔呢？（想起那個男人，渾身戰慄）他們要的也

是比女兒生命更寶貴的東西呀！這不能！爸，死也不能

！生命賤得多，跟它比較，生命有什麼價值！爸要女兒

活着，可是女兒只是一具活屍呀！

銀（這其間，不安地傾聽她）姑娘！

玉玲端着燕窩出。

玲你喝，屏姐！

屏（接過來）玲妹！（喝兩口，放在桌上）

銀（作色）姑娘，不管怎樣，你爸已經答應了！

屏（向她走來）無論我爸爸應不答應，我的主意不變！

銀（沉住氣）你不怕他氣惱？

屏他可吓唬我。

銀你辜負他，不顧他的苦心，（嚴正）你這是不孝！

屏我決不做個孝女！

銀怎麼？連他的話都不聽，做個孝女？

屏我要是聽他的話，這些話就要變做刀劍，反刺他的心！

銀這時節，這所在，道理要另外安排，人心也得改頭換面

！

屏不，銀姑！道理是千古不變的，人心却要在災難當中，

分出真假！

銀 (有憤色) 姑娘當然以為有一顆真心的。可是，這真心怎麼就不替坐牢的哥哥想想？

屏 我不能相信，我的哥哥是為我在牢的！

銀 你儘管相信，那是什麼誤會，三天兩天，就可以放出來的！

屏 我這樣相信，因為我不敢設想人會那麼卑賤！

銀 對於這件事，你的丈夫是沒有染手的！

屏 我曉得。那是軍法處抓的。

銀 軍法處！——那就不是平常的法庭了！

屏 是的！

銀 這，你就不替哥哥想想嗎？

屏 我的哥哥既然沒有罪，也就不必想了。

銀 (在思慮中) 話，一句都沒有錯！姑娘顧體面，你史家也有光，就是我們自家人都有光的？——真像一個女兒

！可是，(沉歎片刻，急切地) 姑娘還要往裏想，往裏

想！

屏 想什麼？

銀 你應該想，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你銀姑娘活到這

！把年紀了，可沒會見過這樣的世界！我們的祖先也沒會見過，恐怕幾百年，幾千年，都沒會有過這樣的世界的！

屏 這世界是鬼子打出來的！

銀 什麼東西都叫人不敢看，不敢相信！

屏 什麼罪過，鬼子做不出來！

銀 (自接着) 無論是凶犯罷，強盜罷，都還講得兩句道理，就是這種人，這種人！

屏 媽，鬼子的確可惡，隔壁餅店的老板，又給抓去了！

玲 你別說！(顫巍巍地站起來) 姑娘，你知道嗎？你要得罪的是什麼？

屏 仇人！

銀 是惡魔呀！要是什麼「人」的，姑娘的眼淚，也還不

是白落，惡魔沒有人心！

屏 銀姑怎麼疼我，倒勸我跟惡魔——？

銀 (恐惶地，沉痛地) 姑娘看得出，要有人敢在他面前說

個不字，他就得沒命，姑娘就更慘了！

玲 (在窗那邊回過頭) 媽，爸回來了！

銀 (驚住) 啊?

玲 我看見，爸進門來了。

銀 (突然慌亂) 回來了，回來了，時刻到了，怎麼辦，怎麼辦呢! (抓住德屏的肩膀) 姑娘，你聽見嗎? 姚先生回來了，再想想，再想想呀!

屏 我什麼都想過了!

銀 我傷不起你的母親，我的心，可爲姑娘悽慘呀! 姑娘，這半天，你都看不出來嗎? 我的話，是害你的嗎?

屏 嗚! 天底下的長輩，要都能跟姑娘一樣的體貼小輩，人間的悲苦，不知要減去多少呢!

銀 (悽悽地拍她的肩) 那，那，那怎樣呢! 姚先生來了，我要怎樣對他說呢?

屏 照我的話對他說就是了!

銀 (沉默，走開) 姑娘，你，你，你還是拚命了!

女婢入

太太，局長說就進來。

銀 (呆然) 嗚! (女婢出)

德屏打寒戰，挨到窗邊。史銀一把將她的手抓起來，兩

人抖做一團。

銀 (叫着) 就要決定了! 只有一刻，就要決定了!

屏 (鎮定她自己) 早就決定了!

銀 (驚惶無措，把她圍起來) 你注意呀! 這話還是由你來說，你注意! 注意! 你的話是最後的了! (牽女兒的手，低聲地) 來，玲，我們來! (向右門走動)

屏 那兒走，銀姑?

銀 我進去，回頭姚先生進來，你自己對他說。

屏 (急止她) 你別走，銀姑! 你多俾我一會兒! 你在，我的胆子壯些。姚局長來，我敢對他說。 (攙住她) 您留一刻兒吧!

銀 咳，姑娘!

屏 幫助我一下，我再不要求銀姑什麼了! 就只這一刻，這一刻!.....

玲 媽，留着跟屏姐一起吧!

銀 (心痛) 姑娘，你嘴唇都白了

屏 (半禱) 您不走了，銀姑?

銀 我留着就是了，姑娘，我留着就是了! (跪下)

駒 銀 駒 屏 銀 駒 駒

中門內，一聲咳嗽。
室內死寂。

門開，姚佩駒出現。

德屏放手，垂首站立。

史銀站起，一手挽着女兒。

（大踏步走進）怎樣了？

無人回答。

（盯妻子一眼，）怎麼？說了沒有？

（憂念細聲）姑娘！姑娘！

（慢慢抬起頭）銀姑都說了？

（湊前）那沒有問題了！

（嚇住）等一等，我再勸勸她，再勸勸她！

（愕然）還勸？這半天你幹什麼？沒用的東西！

屏，從鼻孔裏哼出）滾，還不給臉？

局長，我不能答應這件事情！

哼，不能答應！（嚴厲）你憑什麼不能？這裏頭還有你

能不能的？嚇！（轉臉，沉沉地對妻子）那些話，都說

過了嗎？

銀 那些話？

駒 我同魏會長担保，請顧問特別照顧她！

銀 說過了！

駒 說過去，可以自己住一間樓房，不同別人錯雜，有三個

婢女給她用。

銀 說過了！

駒 有一輛汽車！

銀 說過了！

駒 要是她不高興住在城裏，海邊有一所別墅，她可以到那

邊去住！

銀 說過了！

駒 （壓住氣）老太婆的話，你都聽進去嗎？

屏 聽的。

駒 想過嗎？

屏 想的！

駒 想過，想過，還不答應嗎？

屏 是的。

駒 （咬牙，在室中亂亂走動）

銀 (手腳發抖，顫聲的低聲) 姑娘，你別不知好歹呀！你，你！

駒 (擺一下手) 還跟她講什麼話！這賤貨，本來一句話都不必跟她講，她不服軟，就吃硬的。(湧到面前，逼着問) 小姐，你當我姓什么的，還拗不過你嗎？

屏 我是一根蘆葦，局長一個指頭就折斷！

駒 (生氣，在她跟前急遽地走動) 好的，好的，小姐，你既然知道，那還有什麼話說？(雷發) 那你還站在這裏幹什麼？

屏 (恨，勇，聲音由低而高) 局長，我站在這裏否認這件事，否認這件無恥的事！

駒 (反而心慌起來，聲潮不覺低落了) 你知道嗎，賤妮子，就是明天了！

屏 知道。

駒 全城的人都在等候你！

屏 知道。

駒 山本顧問在大發脾氣，——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屏 是一團混帳！

駒 (色變，變容不受控制，扭頭溜。零落地) 你也知道山本不是一個人，是惡魔，惡魔！(自覺恐懼，顫聲) 你別別扭，這惡魔不會饒，饒過——(改口) 饒過你的！

屏 我不向山本求饒。

駒 (暴跳) 你這不是人，害人精！你史家全不是人，全是害人鬼！(突然柔和地) 還有一個條件，姑娘，還有一個條件！

屏 哦！

駒 你答應，你要答應了，你哥哥可以馬上放出來！

屏 我的哥哥沒有罪，本來就可以放出來的。

駒 (抑沈) 可是他因為你，因為你——！

屏 (怔着) 那他真是爲着我坐牢的了？

駒 你要這麼說也可以！

屏 (轉身，如避蛇蝎似地走開) 卑鄙，無恥！卑鄙，無恥！

駒 (極大的忍耐) 你——過——來！

屏 (爲他的恐怖聲音所擾，回身站在那裏)

駒 你要下來嗎？！

屏 (提著胆，等他說出來)
你不要答應，你哥哥就要(令人毛骨悚然地)上黃泉山

屏 (隱住一陣戰慄)
就要——(將手一拖)殺頭的!

死寂!

鳳駒的眼光，利劍似地看定德屏。

史銀走來，扶住孤零零站著抖索的德屏。

銀 (哀求地)你讓她想想呀!你讓她想想呀!(俯身)姑娘，你再想想呀!千萬，再想想呀!

屏 (雙手抓住她，變聲抽搐一會，扯出一個笑容，耳語地)我的哥哥有救了!

(裏心的愉快)啊，姑娘想開了，姑娘心肝想透了，嚇!
(轉身，站上一步)鳳駒，你別再唬嚇她了，這可憐的女孩兒，她已經答應了!(德屏用勁揪她的袖口，但德屏沒有注意到)我已經認她做女兒，我替她心疼，我看透了她的心，我知道這女兒的心裏是怎樣想的，你們實在不對，實在不該，她沒有母親，孤單單一個女兒身，

一肚子的話，向誰說起?一肚子委屈，向誰申訴?這半天，她一直對我哭的。好的，好的，(轉身)你答應了。姑娘!(又笑又悲哀地)你答應了!

屏 (恐怖地)銀姑!

屏 還有什麼說的，姑娘?

屏 我對不住你，銀姑媽!

銀 (頓慘)這是怎地?這是怎地?

屏 我來對他說，我自己來對他說!(把銀姑的手抖抖抓著，又放下，向局長，高聲地)今天，我的哥哥爲我坐了牢，我有辦法救他!

屏 (沉住氣)好!

屏 你們爲著我，要害我的哥哥，(咬一下牙)我沒有了，你們還能害他嗎?

屏 (默住，把她張望，指手，悄悄地)你不知天高地厚，小姐!你眼睛睜睜，這是什麼地方?你心裏想想，這是什麼時候?(猛起，逐字用力)你要活，人家不准你活!你要死，人家不准你死!

銀 (挽住她)姑娘，你好好地說呀!別再衝他的氣，好好

地說呀！

屏 (憤憤四顧，突然投在他的脚下) 你要我怎樣，姚局長！我在這裏，我跪在你的脚下，生，死都由你，你把我殺吧！把我烹吧！

銀 (迸淚) 願駒！

駒 (從史德屏那邊轉過來憐憎的眼光) 什麼？

銀 (忘却一切顧慮) 放了這孩子吧！

駒 (最大的驚愕) 啊？

銀 這孩子沒了母親，爸年紀考，弟妹年紀小，一個身子，要做媽媽，要做女兒，肩頭是一担重担子，跟會長求個情，放了她也！

駒 (迸出) 嚇！你說什麼話？你一肚子糞屎？(用腳踢地下的德屏) 給我滾起來！

銀 (扶起她，哭着) 命呀！姑娘，這是命呀！

屏 (靜默半響，一個絕望人的，奇異鎮定的聲音) 姚局長！你用了這麼大的權勢，來壓迫一個女孩兒，這是為什麼？

駒 (急遽地轉身，瞪住她)

銀 (驚嚇) 姑娘！

屏 姚局長，你們抓了我的哥哥，逼着我的父親，要把一個可憐的女孩子，送給敵人，這是為什麼？

銀 (懇求地) 姑娘！

玲 (泣着) 屏姐！

屏 (走去，牽起她的小手) 你哭啦，玲，你爲我哭啦！這半天，你叫我姐姐，就像我家裏的親妹妹，你也覺得姐姐懷呀！(向馮駒) 局長，你難道沒有一點點，你女兒的忍嗎？(搶前，一個婦人的恨，迸發) 你這麼凶狠，這麼殘忍，迫害一個女孩子，你自己的女兒，都叫姐姐的；你這麼不顧面皮，不顧羞恥，迫害一個女孩子，你自己的太太，都認她做女兒的，你這是為什麼？(喘着) 爲，什，麼？

駒 (暴吼) 滾！滾！賤妮子，滾！(呼氣，靜下來，一字一字地) 要不是山本看上你，賤妮子，我早就把你摔出去了！(急迫地) 明天就到了，還不給我打扮去！(大踏步入)

屏 (茫茫然張望相倚墜淚的史銀母女，向她們走去) 謝謝

你們，媳婦！冷媒！（執二人的手）你們竟也不看輕這個賤命的女人！你們，一滴眼淚，一滴黃金！——可是，應該哭的，是我自己，這兩天，我的眼淚都哭乾了！……我，這一切，我都要拼戰，我，不怨別人。你們好，你們永遠，（漸弱）永遠平安！（揮開反而被母女倆執住的手，顛頭撲撲地走出）

幕

最後一場

史南家的耳房，門戶敞開，室內顯得冷落，空洞。

史南自左邊內室出。他的眼睛充滿着血絲，他的內心包容着苦痛，他絕望地在室中踱步。最後他向右門走去，碰着李麗青撞進來。

麗：這半天，你那兒去，史先生？

史南：靜靜望着他

麗：日子就在明天了，只隔一個晚上！

史南：（輕啞）是的！

麗：你已經曉得了？

史南：好的！

麗：你已經答應過了，沒有閃躲了？

史南：一點問題都沒有！

麗：好的。我對見見你的女兒，有許多事情得圖個照顧。

史南：秘書，我到處找我的女兒！

麗：這是怎麼講的？

史南：我的女兒不見了！

麗：（猛可）啊？（忽然沉默，領悟地）史先生，我們坦坦白白講，這再不是你推我說的時候了！

史南：這是實行的時候！

麗：所以請你女兒出來，有許多事大家要準備，有許多事大家要商量，只一個晚上，時間實在太迫促了！

史南：（悲憤萬分）事情，實在不能這麼狠地迫人做的！人心最深的所在，應該是萬人相通的，為什麼就迫人到這般地步，迫人到這麼沒有路走！

史南：史先生！

麗：我同魏先生可以說毫無恩怨，但是，我備受迫害，我的悲痛不是個人的！

隱 史先生，你說這些話嚇誰？這時候講這種話有什麼意思，我真不懂！

南 (悲痛到極點) 我請你出去，李祕書！

隱 史先生忘記我是帶着任務來的。(竭盡他的誠懇) 我給您說，事情做到這地步，萬萬逃避不了的。千般萬樣，日後清算，今天，我們心對心說話，您到底把您的女兒藏到那裏去了？

南 天在頭上，我把我的女兒藏到那裏去了！

隱 空口瞎說，抵不了事情。今天不是我李祕書問你的，是替您史先生問您自己，你的女兒在什麼地方？

南 你自己去找，看她在什麼地方！(長嘆一聲) 唉！我那一條巷都找過，都喊了！那一個親戚，那一個朋友，都找過。喊過了，就是沒着她，沒有我的女兒！(走一步，回頭，低抑的聲音) 是魏會長把她抓了？

隱 (有氣) 見鬼！魏會長抓你的女兒！他正急着要你的女兒，他派我到這兒來，正是問你要你的女兒，你到推在他身上！

南 那，那，(低頭踱步，神色慘澹) 女兒，你在那裏？在

那裏，你不要傻，不要傻！

隱 咳，你要這麼攪下去，大家都要不得了！(突然急了，到史南面前攔住他) 我告訴你！(史南憂心惶惶，茫然走避，又上前攔住他) 我告訴你！(對方又走開，他急得一把揪住他) 我告訴你！

南 (沉靜的低聲) 你告訴我什麼？凶犯！

隱 我告訴你，顧問正在發脾氣，跟雷震一樣，要劈下來(指手) 你，我，大家都完了！

南 (慘痛地) 祕書！

隱 什麼？

南 剛剛前天，前天下午！

隱 (不懂) 前天下午？

南 不錯，(他回憶) 那時候，小孩子們正在葡萄架下玩耍，我的女兒在這廳中織羊毛，我的大兒了正從外邊回來，我們一家，整整齊齊！

隱 這有什麼講頭？

南 那時候，你從這個(指後門)門進來，你說要跟我談談！

麗 請天的事，提它做什麼？

南 (自接着) 這麼地，我們整整齊齊的一家，就弄得零零落落，淒淒慘慘！

麗 (不禁放軟他的聲音) 可是，史先生，這不是講家事的時侯。日子就在明天，背後的事情慢慢兒講，我們已經站在一邊，我們的苦衷，大家知道，我們慢慢兒再商量！

南 (瞪着眼) 誰跟你站在一邊？

麗 也行，我們並不站在一邊，可是，只差一個晚上，明天就來，這個場面，無論如何要維持，史先生，你懂得，為你，爲大家，這個場面非維持不可！

南 可是(凶狠地)我的女兒到什麼地方去了？
麗 你叫她出來，無論如何，叫她出來，快快——(突然雙手垂下) 哦——

麗 我會長自己，自右門塞入室中。

銘 (避免面對史南) 死人，你還跟他擱不清？

麗 我正跟他說——
銘 這不是說的時候！

麗 是的，我就是這麼跟他說——

銘 還說！人呢？

南 (忍耐着最大的痛苦與憤恨，慢慢過去) 魏先生，你待我真好，我就在這兒，在你面前，聽你發落！

銘 (思有所答，但轉對秘書) 怎麼啦？你來了這半天？
麗 史先生突然作怪！

麗 怎麼回事？

麗 他說他的女兒丟了，我就曉得他是把女兒藏起來的！

銘 她的女兒幾時丟了，死人？

麗 她在那裏？

銘 那她還沒有回來嗎？

麗 回來？從那裏回來？

銘 哼，死人，那，那她還在姚局長家！

南 啊？

銘 (對史南的面) 在姚局長家！——(突停，向秘書) 老

李！

史南急出

銘 (低沉) 混帳！(從袋裏嘶地拖出一張報紙) 你幹得好

事！

麗 啊！（接過報紙）

銘 你看——啊？

麗 （攤開，唸那特號大字）

「中日聯婚，兩大民族彌篤親善，——」不錯呀！

銘 不錯呀！你再看看！

麗 （緘唸）奴顏婢膝，奉承主款，

民族敗類，排演醜把戲！

銘 （抓起報紙，當他的臉攤過去）你唸！這種話，你唸

！（突然，低下）最糟的是連顧開也罵上了，天殺的，

連顧開都罵上了，（自檢起報紙，唸）新任首席顧問山

本，殘暴無人性，平時殺害同胞，奸淫婦女——這是什

麼話！這是什麼話！

麗 （漲紫了臉，急走，切齒地）狗雜種，我馬上把他們押

起來！

銘 還待你去押憲兵早就開過去了。明天黃巢山，准有人頭

要斷的！（麗啞啞默默站在一邊，鼎銘左右一顧）那老傢

慘呢！

麗 定是到魏會長家，找他的女兒去了。

銘 （突然）你快打個電話給老媽，叫他就把史德屏扣起來

！

麗 扣起來？

銘 沒有辦法，只有這一手！（惡狠地）那管她死了，也得

把她拖過去！

麗 啊，要是這女孩子真個死了，我們可就沒有命拖她過去

了！——我打電話去！（走）

銘 停！

麗 （返身）啊？

銘 回頭關照馬看守長，把史德整看緊，等明天事情過了，

再說。

麗 好！（出）

魏會長隨着出去。

史德屏折折落地自後門入，在室中站定，無光的眼，

張得很大，對這房內的空虛無人，似乎並無感覺。既而，眼

神下視，低頭迴轉，顛搖走動，像一隻折斷翼翅的秋蟬，拖

着殘翼，在找尋最後的希望，最後的力量，終於——

「明天，明天就來了！」（她打躬寒戰，又低低地，狠狠地）「請你們，明天發什麼誓，聯什麼歡！」（於是，她走近茶几，倒滿一杯開水，兩片無血的嘴唇，逐漸扭曲，終於制不住，如同兩張落葉似地戰抖起來，她用力咬牙，反而抖得厲害，悲憤如一股電流，灸過她週身，整個靈魂在那裏扭轉，鋪展出）「漢奸，我們同歸於盡！」（熱淚突然奔迸，從臉頰滾下，她用手，指按住眼睛，淚水從指縫溢出來，她乃不覺抑止，任情傾瀉。最後，自己揩乾了，從腰間取出個小小的紙包，——從鬥爭的開始，她便身穿這件最後的武器，現在，用得着了。她解開來，露出雪白的斷筋，她略不遲疑，起來便入杯中，端起來，直吞喉嚨嚥下，一口，兩口，三口，——直到氣喘才停。雙手放下，同時，她的靈魂的手，那會牢牢地勒着生命的手，會死死地攥住生命的手也放下了，一切終於平靜！

她自左門入。

跟着一珠自右探身進。

（望望空虛的房子，像一個大人，悲苦地嘆息）「咳，姐姐，你到這哪兒去啦？我們到處找，到嗎？那姐姐的影兒呀！」（緩緩轉回左門邊，向外）「天曉，寶寶，怎麼蹲在外頭？進來吧！」

（在外）「我不進來了，二姐！」

寶寶（在外）「我要在這兒候候姐姐。」

二姐（在外，跟着）「我要在這兒候候姐姐。」

二姐，你也出來吧，這兒看得遠，姐姐回來，我們遠遠就看見了！」

珠（遠處就看見了，可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從那兒回來！）（可憐地拖着脚步）「我們都在外頭候着吧！」

德祥自左門出，已換上一身玫瑰色的長衣，她走到左邊靠椅前，就竹筐內取出一柄梳子，一面鏡，對鏡理她那一頭黑髮。

屏（我打扮整齊，你見了要歡喜一點的嗎？）（她將梳子放下，擦去額上的汗珠，向空中走來，一邊喃喃地）「還有什麼事情呢？」

這時候，她的面容已經煥然一新，失去的氣力，漸漸向心歸回轉。那一種少女的氣息，青春的氣息，兩日來曾化作比的力量，與那惡毒的，現在也恢復了原態，回歸在她身上，臉上了，雙眸已有血液流動，兩頰也漸漸泛紅了。嵌在睫毛下的淚珠，猶如花心中的驟雨之餘滴，晶瑩發亮，把一臉少女的好，一臉青春的鮮嫩，全映照耀出來。她匆匆徘徊，努力記憶什麼事，最後記起了——

寶寶呢？（轉，喚叫）寶寶！天曉！二珠！……

這時候，在旁頭的三弟妹一聽見姐姐的叫聲，急步入內，如同一羣小鴉，聽見母親的叫喚，展開小翅膀，飛撲上去，把她擁起來；小的抱住她的腿，中的攙住她的腰，大的攙住她的手。

——姐姐！

——姐姐！

——姐姐！

三人一齊叫，真像一聲小鴉呀！

二珠，你們怎麼樣？到那裏去？怎麼沒看見你們？

（她的聲音已顯得吃力）

鹿 姐姐，這大半天，你那裏去呢？你先說！

寶 更緊地抱她）姐姐那裏去呀？

珠 姐姐一早出去，就沒有回來，爸爸到處找，回來又出去，

出去又回來，中飯都沒吃，我們也就沒有吃了。這會兒，爸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看天色快晚了，想

也到外邊去找，天鹿他們一定要跟去，三個人就一起走，什裏街，什麼路，都跑過，可都沒看見姐姐的影子，

（上下打量她）這麼，姐姐倒自己回來了！

寶 姐姐自己回來啦！

（破涕為笑）寶寶還跌了一交呢！在新門路，他看見一個大，當做是姐姐，就一邊喊，一邊追上去，腳下一拐

，就撲通跌倒了，哈哈……

寶 把臉埋起來）滾滾，滾滾，我滾滾跌！

鹿 有跌！有跌！你看，他額頭上還有土呢！——姐姐，一

個人才更羞呢！

珠 說你！說什麼？

鹿 說你！姐姐，二姐哭啦，她找不到你，就一邊跑，一邊

哭了！（指手）看這眼睛還紅紅的！

屏 抱起寶寶，吻去額頭上的塵土）寶寶，你跌哪！——

二珠，你哭哪！（她急速轉臉過去，因為一陣急雨似的眼淚襲擊她，掙扎片刻，她回頭來，一臉笑容）姐姐回

來哪，姐姐再不去哪！永遠跟寶寶們在一起哪！（自覺站立不牢，將寶寶放下，並對二珠說）二珠，早上剩

下的飯，我會燉在鍋裏，你去把火升起，回頭，爸回家，就有熱的吃了。（二珠應聲進去，她低頭撫二弟頰）

天鹿，聽二姐的話呀！——寶寶，聽二姐的話呀！——

（這時，精神一陣恍惚，她轉身向她的親愛的幻象前行，她的手抖抖地伸出，她的聲音變得短促，甜膩）媽，你來哪！來！來扶我，扶扶女兒，媽媽！（突然，顏容慘變，雙手重下）不，媽！女兒要有旁的路好跑，女兒

決不跑上這一條！(怕受責備似地低下頭，又分辯道)

這一切，女兒要來對媽媽說，要從頭到尾，說給媽媽聽

！(她轉頭，癡癡地對姊妹們看，突然，雙膝跪下)媽

，饒我！媽！——饒我！千——萬——阿——媽——！——

(倒下)

(自方出) 姐姐呢？

不要綁！(一邊搖手) 不要綁，姐姐睡！

姐姐！(向她走去，牽起她的手，已冰冷，急跳開，恐

怖) 姐姐！

史南自右門入，急問——

什麼事，二珠？

(指手) 姐姐！姐姐！——

(瞥見，立時撲下去) 屏兒！

(放聲哭) 姐姐，姐姐！……

(可怖的，悲痛的聲音) 屏兒，你真能體貼爲父的心，

回來死在自己的家裏！(突然，向二珠等，低聲) 噓！

不要哭，姐姐上天了！(跪着，俯身就她，沉痛) 屏兒！

屏兒，逼你死的，你爸爸也有份呀！你對！屏兒，你

對！你教訓了爸爸，你把仇人留給爸爸了！(恐怖的快

意) 你爸爸可以流血了！(他站起，看見那玻璃杯，顫

顫取起，幌動一下，有半杯濃厚的沉澱物，心痛) 屏兒

，饒屏兒，你這麼喝，你十個身子都要受不住呀！(略

地放下茶杯，淒厲地) 你漢奸，你鬼子，你看我的血呀

！看史南的血呀！(掙扎着向女兒屍走去)

突然——

——別動！(爲首的一個獄警頭目，自右入)

這一響簡扼的，陰沉的命令，本身是一種恐怖，室內處

然死寂！孩子們如受電懾的鳥兒，僵做一堆無聲無息，剎那

間，自前後門走進的獄警，佈滿一室。

南 (一直向女兒那邊半屈着身，低聲地) 凶犯，你們幹什

麼？

警佐 逮捕你，先生！

南 (心有牽掛，指女兒屍) 看死者的面上，容我——

一獄警 吓！一個死人！

南 (自知不能免，轉身) 請等一等，讓我把這三個小孩子

安置——

警佐：還管這個！等這一窩兒送到孤兒院！

南：（俯身，撫慰嚇做一團的兒女）不要怕，爸爸常對你們說，不要害怕惡人！（抑壓的廣聲）請問，我犯了什麼罪？

警佐：你兒子串通游擊隊越獄，你裝不知道？（向獄警們招手）

南：（驚愕，急遽）我的兒子越獄？

一獄警：（上前）逃走了，馬個皮，跳窗子逃了，先打死你這個老奸賊！（伸出捕獲的手）

南：（站穩，如釋重負）年青的活了！（撥開獄警的手）且慢！（急抓起那致命的杯子，一飲而盡）誰落在狗的手裏！（向獄警們）來！

獄警們擁上他，並向右門推動……

幕下

全劇終。

近代創作選集

五號楷體精印，裝訂整潔美觀，九月份起陸續出版，價格以每面一元計算（封面、目錄等不計），預約全部國幣六百元。

徐志摩：詩

一一二面，九月初旬出版。

徐志摩：散文與小說

一一二面，九月初旬出版。

魯迅：阿Q正傳及其他

一四〇面，九月中旬出版。

巴金：短篇與雜文

一四〇面以上，九月下旬出版。

林語堂：幽默

一四〇面以上，十月初旬出版

朱自清·豐子愷
謝冰心·孫毓熙等：小品文

一六〇面以上，十月初旬出版。

奧國顯志尼勒原著
施 蠶 存 譯

愛爾賽

之死

本書為近代最佳

中篇小說之一；全書

用獨白方式，描述少

女心理，細膩醜慘。

今已出版，都六萬餘

言，定價國幣一百元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一日初版

後來者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百五十元

著者 劉 貝 汶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南平天河坊十號

印刷者 東南日報社

南平靈錦坊

版權所有

